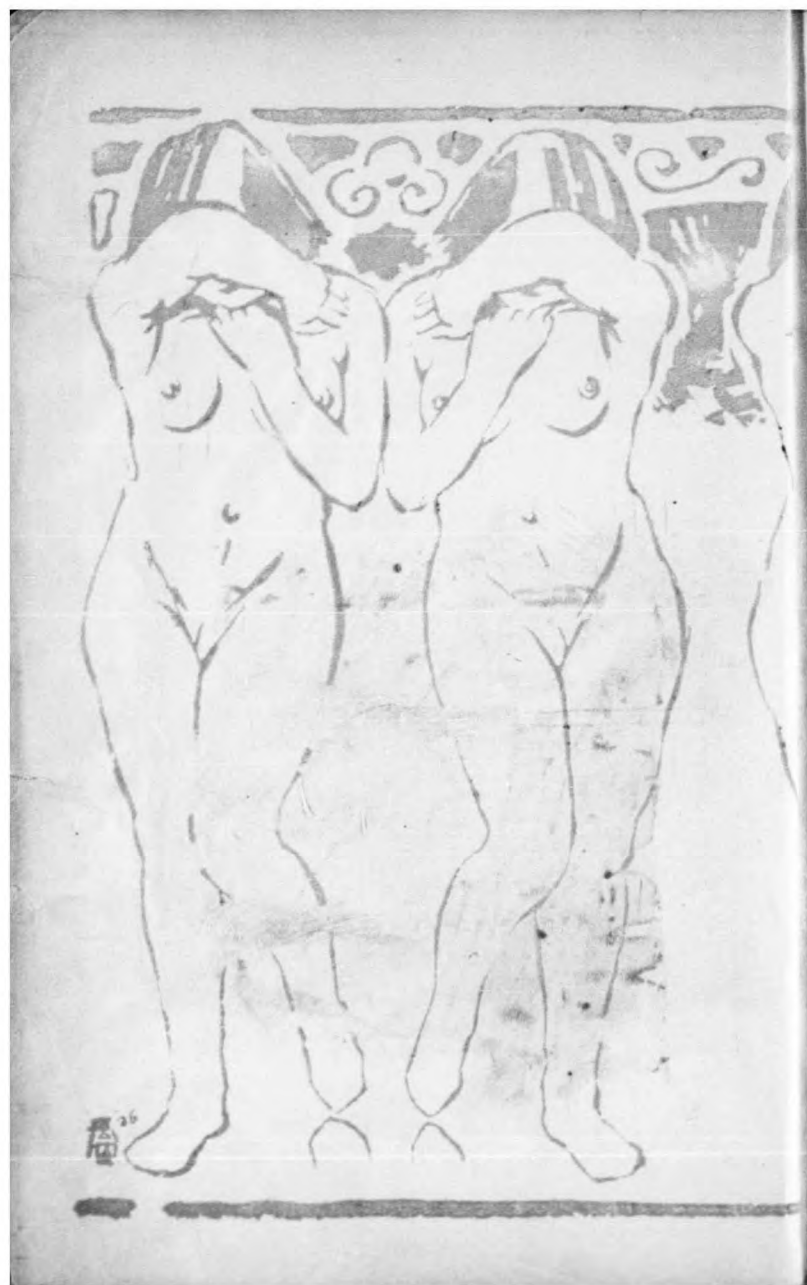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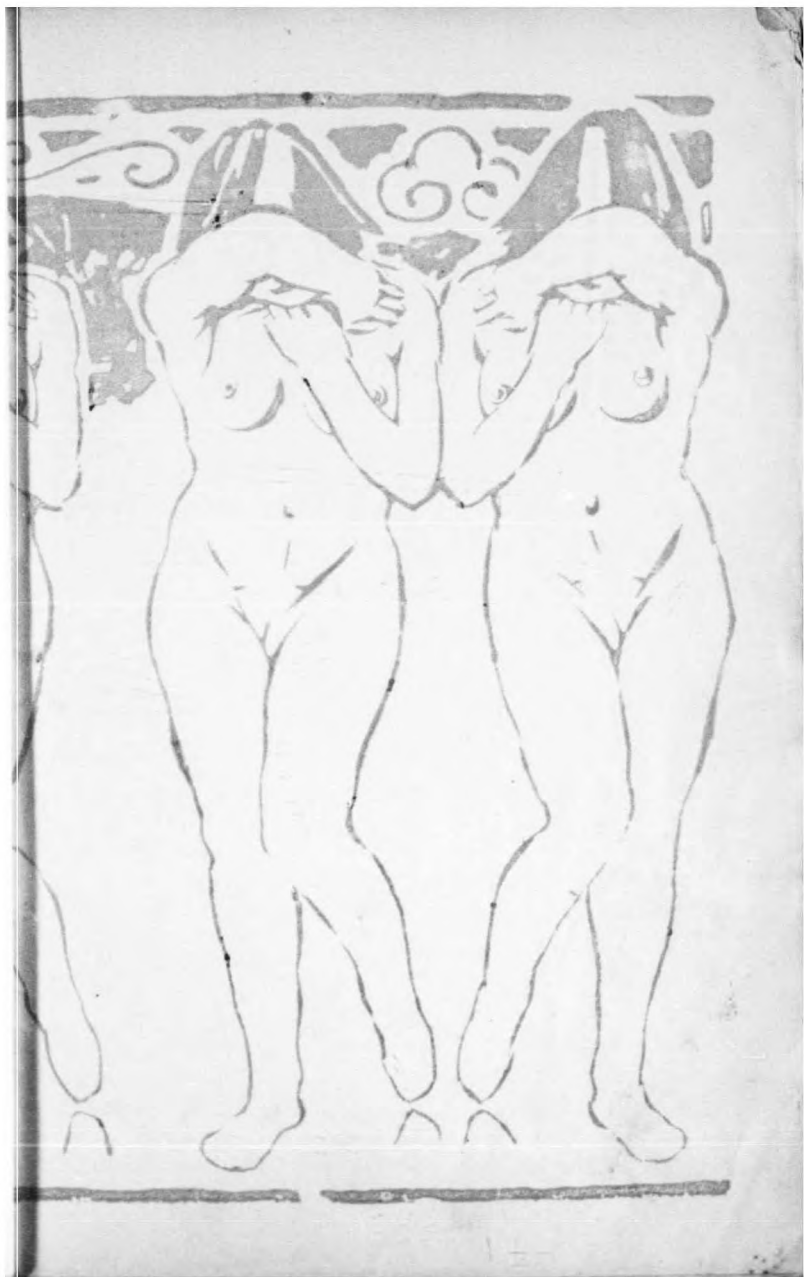
爐邊

陳錦謨



爐 邊





1927年8月1日初版

印1——500冊

CCCCSF

實價四角
北新書局印行

857.63
383-6



北京地质研究所

目 錄

	頁
Proem.....	1
破 眼	17
月 光 曲	33
尋 夢 的 人.....	53
夜.....	79
舊時代中的幾幅新畫像.....	95
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119
寨 堡	140

PROEM

——北京市上雜接——

I

從西天外相隔七千餘里的故鄉，來到這
灰沙的北京市上，彈指間已過了幾個春秋，然
而我感到了寂寞直達靈府的中樞，却是投落
後一年以外的事。

在沙灘附近一個車不能方軌騎不能並
行的小胡同內，首先安放了我的搖籃。雖說
是公寓，却顯然帶着濃厚的地方色彩，因為這
裏面居住的是某省人多；有時也兄弟鬩于牆，
還不時夾着喧嚷聲，衣裳窸窣聲，可是比諸胡

琴的弦音，麻雀牌的震顛這兩種常聽的樂音，質滄海之一粟。在這樣一家公寓裡，我看着糊窗牖的紙由深灰變成淺灰，由淺灰褪為純白，終于逃走了色彩；我看着汗珠點點的霧，雪花飄飄的飛；春去了，夏來，秋去了，冬來，足足的一載——終于耐不住這“上午米飯，下午饅頭”的寂寞。

我不得不搬走了我的搖籃。

這回來臨的是東河沿西岸的一戶人家裡的一間屋子。居停主人是旗人，不知是因爲講求經濟還是經濟困難，却只住了北甬藤一列屋子。西邊的三間租給一對儀式上講不會，實際上已結婚的男女學生，一間租給一位苗條的女子。東邊的兩間封鎖起來，裝設破蔽的木器，賤值的陶器，及其他不用的家當物品，一間却安瀾了我的隻身。

居停主人是搥胸凸肚，走起路來像磚瓦手一般；苗條的女子好像給人家幽禁久了，越

野鴨，消失了嬉戲的本能，成天的自家關在房裏；只有那已婚的一對，那是天生的驕子，代表了全人類的聰明，時常笑嚷嚷的出去，還不時從市場帶些化裝的香料品和水菓糖食之類回來。

我仍還是我。每天揹着書包獨行踽踽的上學，有時也就使氣壓很低的捧着一張漠然的臉轉來。黃昏的時候，踱出了那矮小的大門，伶仃的一個人望那黝黑的河水。對面是古舊剝落的城牆，破盪不全的磚瓦堆，到處都是襤褸的小孩，蓬頭的老嫗；不時也從面前拖過笨重的驛車，軋軋構構的響，上面坐着面目黧黑的車夫；這一切都看得清楚，記得明白。若遇晚上回家，這河沿一帶不特沒有電光，還沒有煤油燈火，對面那古舊的城牆上懸着的“公益路捐”的街燈，實在是尸位素餐，其權力恐不出那四方的玻璃罩門。四圍是墨一般的黑，那河沿的楊柳隱在黑暗叢中，竟像一大

排預備就緒的榴彈手，有時也鬼氣森森像一列踽踽着的骷髏。在這漆黑的夜的道路中，收緊了身子遑遑的前進，耳畔響着的聲音只有自己足音的回響，隱隱約約似乎後面也有一個人跟着在走，有時在這附近也清晰的響着滴答的聲音，原來路旁有人在小便。

回到自己像烏龍一般大的屋子中，在黑暗中摸索摸索，找到了椅子就了坐的時候，對面那苗條的女子房裡已沒了燈光，那已婚着的屋內，從那光潔嬌嫩的窗簾中看來似乎是紅燭高燒的樣子，一樣地發散了全人類的光明：就在這燦爛的燈光中，還水波似的軒舉起了風琴的尖音，夾着胡琴的聲響，有時亦變而為女人鵲一般的喳喳，男人貓一般的狂叫，然話猶未了，便化作女人堅硬的皮鞋底在地板上奔跑的聲音，橐——橐——橐，好像迫不及待的樣子。

像火車一般，今天從東站向西站出發，又

從西站向東站轉來，從來沒有出過軌，撞過車，我看着那代表全人類光明的女人身上的皮袍換了棉襖，棉襖換作夾衫，夾衫又變作單衣裳，足足的半年——終於耐不住這“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寂寞。

我不得不搬走我的搖籃。

II

S宿舍在N大學附屬的五個宿舍中也算是出類拔萃的。人從那門外兩邊的圍着鐵絲，綠陰垂拂的空地看來，從那門外高懸着的電燈，門內高站着的校警，更高掛着的“口口大學第口寄宿舍”的木牌看來，再將他同附近的人家比較，雖是比上不足，却亦比下有餘，儼然是一個嚴肅的所在，不過在我這仍然是與從前安放過搖籃的地方在同一土地之上，只是換了一個方向罷了。

宿舍內一列列的磚壁上雖然點着電燈，

但在房裏仍然天天晚上要“勞駕”聽差的打煤油。屋子是兩個人住一間——其他的宿舍是倍于此數——對面擺好了兩件床舖，兩個書架，兩張桌子，剩下的剛好够兩個人並排走路。窗子上雖蒙着冷布，但在夏天蒼蠅仍在耳畔嗡嗡地響，此外，去暑的遮陽就只有門外的一株鄰近幾間屋子所仰仗的槐樹，因為生了蟲，樹幹上不勻淨的灑了石灰，還灑了滿地——可惜，去年這根株守了多年的槐樹似乎不堪寂寞，想要脫穎而出的樣子，從地面裂了罅隙，露出樹根，給人家砍掉枒杈，割斷膀臂了。一遇下雨，靠邊的磚壁就要浸溼大半，——我的牀不幸就靠這面——污毀了房裏糊壁的花紙。這實在不漂亮，而且不衛生，沒法，糊亂的把不用的漆布釘上，籠上一牀帳子，便“神不知鬼不覺”了。

每天早上鑼鑼的跑到學校，鑼鑼的走回來吃飯。飯是不能“不勞而獲”的，得走很長的

一段空間。繞出宿舍門，轉過圍牆，來到的是一家洗衣局。門口還貼着一張檢察廳的封條。牆灰不知何處去了，只留下些鋸齒形的磚頭，也有不少脫落，大雨之後還不知能否繼續牠的存在。仰着頸子在這一帶走路，偶不小心，脚下即觸着些僵硬的什物，待到埋頭一看，才知是些無主的排洩物。也一樣的是黃帝的子孫！有一回我在這鋸齒形的磚牆旁邊，發現一個乞丐，眼耳口鼻給污穢遮得分不清楚了；他不知吃的是什麼，好像是痰盂裏裝的東西一樣……也一樣的是黃帝的子孫！那天我竟一啖的口糧也嚥之不下，總疑心我的菜盤內有蟲——雖然直到如今我僅只在我的菜盤內發現過兩回有蟲！

這宿舍我住得很長久，一直以到現在。

III

盛張着翅膀的狂風吹來了砭肌的冷氣，

天空是一天灰比一天，冷氣是一日甚比一日，身體不大強健的我實在有些抵擋不住。首當其衝的是我的一對耳朵，人都嫌牠太短，我却不喜歡牠太長。其次是我的鼻子，差不多“糟”了。原來在不知不覺間冬天已經來到。

陣陣的雪花，斜斜的從空中飛舞；飄泊的鳥兒，也不禁收起牠的翅子來。我居住在那鳥籠一樣的小室中，隔窗望去，那砍掉了勝臂的槐樹也滿身綺素了。爐火熊熊。遠遠盪來的街上的汽車聲，却如叫破了喉嚨的猛獸，格外暗啞而沉悶。又似乎還抖擻着一種嗡嗡營營的市聲，特大的響着小販的叫賣；這在半夜睡不着時聽來，似乎與那宿舍裏更夫敲着的木柝，不約而同的合奏一種交響樂，一樣的如怨如泣，如慕如訴……

那時節我正在預備着一種試驗。

我要試驗我狹小的胸懷對於外來的苦惱的容量。我要試驗我的過敏而又不敏的

神經，對於那不可捉摸的美的幻覺。有過多的過去經驗的人，許真是幸福的罷；他們打開他們的記憶的箱，可以展出一幅一幅過去的圖畫，供他們的憶賞。我是沒有什麼可以回憶的人；我亦決不要去回憶。我的生活應該筆直的望着前面，我想。有時翻讀別人憶舊生活的文字，如穆爾的“過去生活之回憶”，法朗士的“友人之書”“皮愛爾洛察”之類，倒亦能使人的眼前充實，但一掩卷便又掉到現實生活裏去了。

鐵軌一般的生活……

啊，我要反抗。我豈能儘這樣拘在鳥籠中麼？——而且讓過去，現在，未來都漠然，甚至不給我一瞥的走過？

哈姆生的小說“餓者”有誰讀過麼？那書中牙齒闊闊打戰的英雄，披着破氈，在那克利墜尼亞城中周遊的情形，是我所最能想像得出的；他的心境我亦最能體會。因此宣武門

一帶成爲我常臨的地方，也是最愛的；常常對人說：“真的北京在這裡。”——在這裡你能找出高尖的西式的建築，又能找出褪色的古舊的牌樓；汽車風馳電掣地從街心跑，兩旁便道是笨重的騾車，垢面的本地人——各色各樣的。你能够看見，有時兩輛拉座的洋車迎面來了，這個車夫的車把輕輕地觸着那個的，但是悲劇却來了。

“你歇我幹嗎？”

“誰瞅您！您別瞪眼睛！”

“你敢”

“口你的奶奶！口你的妹妹！”

“口你的丫頭！你奶奶個孫子！”

罵聲像音樂一般，流利地從車夫的口中歌唱，落在別一個頭上也不像唾沫，只兩人罵過一陣，各奔前程去；橫在馬路中拉過一輛空車，正當拉座奔馳的車夫的道路——“逃走！”但他並不理會，連動也不動，彷彿面前沒有車子

經過一般，待到拉座車已跑開兩步，他才回過頭來，的確瞪着眼睛“啾”了一眼，這才拉着空車，懶懶地揚長自去了。

IV

“爐火是一件愉快的東西，是一個伴侶，一個靈感。如果我的屋子是要靠着一些不幸的近代的方法如水管蒸汽之類來繼續取暖，這在我會是一樣的麼，像那燃燒着的木炭的芯核，如果我坐着向牠凝視，這便成一種奇異的世界？任科學去暖暖那般天寒的人罷，那般住在洋樓上或旅館中的人，任牠怎樣燒得有力而且經濟；如果選擇是強加于我，我寧肯坐着像一個意大利人般，裹着外套，軟軟地輕輕地用筯子撥動盆中的木炭的銀灰色的表面。”

George Gissing 在他那“亨利·雷可諾夫的隨筆”一書中曾留下過這樣的話句。本來，在倫

敦市上有着那麼多年艱辛的奮鬥的 Gissing, 那麼熟習倫敦霧中蛛網之屋裏的 Gissing, 每一展開一本書便連指頭也有細膩的感覺, 差不多可以嗅出書的氣息的 Gissing, 宜在他的 Devon 的住室中, 發出這樣寧帖的幻夢; 宜其他要發出“吹罷, 吹罷, 你冬天的風!”那樣淒絕的叫喊, 因為他已深深地知道, 風已吹不掉那給他安靜的中人之產, 知道那周圍的好的牆壁有力的擁護了。他這時的心境是勻細得像那坐在鋪着地氈的爐邊, “Luxurions Sofa” 上想着兒童, 夜夢, 古磁器之類之 Charles Lamb。

但我不要這樣; 生活在我還在剛開頭, 有許多命運的猛獸正在那邊張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這也不用怕。人雖不必去崇拜太陽, 但何至于懦怯得連暗夜也要躲避呢? 怎的, 禿筆不會寫在破紙上麼? 若干年之後, 回想此時的我, 即不管別人, 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罷, 如果值得憶念的地方便應該憶念。只

是待到提起筆來在紙上畫字，這纔把握到真正的空虛，迫切地來了要去“Among the Strangers”的需要，因為剛一展讀便不禁顛慄地吃驚；原來我知道的竟是這麼少！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據舊稿改成。

破 眼

1921. 3. 18

破 眼

(My friend's story)

春天的午後，翊生來，約我去看西城某女校的游藝會。沒有風，街道上沒有一點塵土，不妨去試試看，翊生這樣說了之後，隨手奪過我正讀着放下的一本史特林堡的“結婚集”來。我把一隻手向袋裏一摸，隨即取出，又在胸前一畫，乞兒似地攤着說：“沒有。”

“錢？我有，有。”

我躊躇了一會：“不是。”

“什麼？”

“沒有什麼。”

“真的是什麼?”

“心氣!”

他打量了我一下,便即無言,那手裏拿着的史特林堡剛翻頁,便坐在我的座位上亂塗。於是我們又到了那一禮拜要遇着幾次的不見面時想見面,一見面又無言的情狀中去了。但不一會,他便站起來,露出皮夾的一角,略看一看,——一隻腳便向門外跨。

我順手奪過皮夾,撲在胸前說:

“借給我。”

“做什麼?”

“買書。”

“什麼書?”

“Mlle de Maupin。 Aefred A. Knopf 的精裝本子。”

十分鐘以後,翊生開門出去了。

“我爲什麼不和他一起去了呢?”一個人回到房裏,我有些懊悔起來。

是呢，從前也是一起的。在春天，北京的游藝會就實在多，我亦常置足於這廣大的社會裡。有一回，是D大學在中央公園開游藝會；報紙上早三天就吹播起來，引動了我的好奇心，就同我的弟弟去看。我去看的不是去看那無變有的魔術，堅硬的腿的跳雜，只是想看看所謂新劇。然而事情却異樣，當我們走到那新劇場的時候，誰知也如舊劇場一樣的水洩不通，擠不下一個小蘋果；我早就想要走了。弟弟說，那靠向牆邊腳安置的長凳上還可以“勞駕”出兩個座位來，不妨試試。座位是有了，但戲台上的聲音于我們好像在這公園以外，一字也聽不見。只見那脚色的口唇有點動，但一過掉轉頭，便連這一點也看不見。耳畔響着的是浮漾的人聲，板凳倒地的聲響，還有一群不知從那里來的小孩在戲臺邊的欄杆上，吶喊助威。……在我旁邊的走道上來去地滾着一個人，好像是在那里構思什麼難重。

的題材似的，後來我走出去的時候，把眼鏡往鼻梁上一挪，才看見他馬褂上還繫着一朵絹花，下垂一長方形的紅綫條子：“糾察股主任！”

此後我對於游藝會也不敢試試看了。

但是也有一回例外——就在這一回呢！時間是十一月的那一天，地點是 A 大學的大禮堂，事情是第口週年會，記不清楚了。我同 N 已等不及吃飯，草率的吃一點麪包，便坐車到 A 大學去。距開場的時間還有四個鐘頭，然而前十餘排已沒有座位，只得落在後面。在這禮堂中，密密的放着，前十排是有靠背的長椅，每張可坐三人，但後來却坐了四五個，有些只佔了很窄的地方，一隻腳還無可歸依的懸吊在外面。後面的幾十排，因為經濟空間的關係，却換了兩掌寬的長條凳，未後那些來得遲一點的人，因為隔得太遠，又忘了帶望遠鏡，目力實在達不到戲臺上，不知玩些什麼把戲——雖是聽不見，看總要看一看的！——竟在

這長凳上站着，又怕摔倒，偷偷的把一隻脚伸開，踏着前排人的衣角。我們坐的地方是靠椅的終點，長凳的開頭，把手伸到前排的椅背上，還可以休憩一下；她又居中間，總可以敷衍了。

等了兩個鐘頭，這大禮堂已擠得滿滿的了；再等兩個鐘頭，居然開了幕……

起初是音樂，其次是跳舞，其次是魔術，再次是雙簧，末了才是新劇。

人却愈來愈多了。連長凳與長凳相隔間不過一尺寬的距離內都擠滿了人。臺上的聲音不用說是聽不見。耳旁響着的是囁嚅的閒談的聲音，還時而夾着人從長凳上絆下的聲響，和長凳自身跌倒的聲音。有時西南角上發生了口角，大家便集中視線在西南角上；有時這口角又變到東北角上，目光自然也轉換了方向；有時忽而特大的響着罵“混蛋”的聲音，和非常嘹亮像演說似的沒有找着

座位站處的人的訴苦的獨白，便都不約而同的舉目搜索，像精明的偵緝隊一般，要搜出這聲音的發源地：是東角？是西角？是中間？或東北，西南，西北，東南角？

因為有別的事情，且禮堂內空氣太混濁，窒塞，N早已在新劇還未開幕前，從人叢中擠出了他的道路，翻窗子——門是水洩不通的——跳出去了。我還停留在那裡，大半是想看看熱鬧，一年來我的腦筋差不多給寂寞弄昏了，小半也無望的希望着看看新劇，因為今晚演的是一齣我心愛的史特林堡的劇本。……我抬頭向東邊一望，在人叢中看見我的舊同學D君，站着；他向我揚手，眼睛裡含着希望的表情，顯然是問我要座位。

我把右手的食指向頂棚直指着：表明我身旁尚有一個不曾為他人奪去的狹小座位。

但D君還未擠到我身旁的時候，却先闖入了幾位姑娘。“借光”一聲，那大的穿可可茶

顏色的大衣的姑娘，將一位年青的姑娘安置在我身旁狹小的座位上。還有兩位，年紀都在二十與十八之間，一個是旗裝的長袍，一個却繫着蝦青的裙子——都站在我面前那狹小的長凳與靠椅距離之間。

這在我生平還算是第一次的遭際。

我的驕傲比往常一個人在公園中的假山上，彷彿成了蓋世的英雄，彷彿擁抱了北京城的時候，大得多也著實得多了。這長凳與靠椅間的距離本來只有一尺寬的樣子，我的膝髁，兩腿差不多即佔去一半，剩下的一半容留這美的模型，當然是很局促的；正在我前面的穿着旗裝長袍的那位姑娘的腰幹差不多挨到我的胸脯了。我感到了一種熱的氣息。赤熱的氣息呢。她的頭髮是蓬蓬的拖到後面，沒有束辮子，僅是用一玳瑁的上邊鑲嵌珠石的S形的簪髮夾扣着。地方是太窄，頭髮又太長，往往要披拂到我的臉上。她似乎也

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不時的把這紛披的柔絲拖過肩膀，拉到她的前面，但不時又無意識的飄過來，披拂在我頭上。每當她感着不好意思而把這束黑髮拖過肩膀去的時候，我心中便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彷彿她用頭上的髮針刺了我一下。

在我旁邊的梳着雙髻的年青姑娘似乎有了倦意，睡眼惺忪的，使我想起軟絨絨的草地上蜷縮着身子睡着的小白貓。

“回去罷！”她說。

“還早呢。”穿可可茶的顏色的大衣的女子掉過頭來，“怎的……你看，多麼有趣！”

她牽着那小姑娘的手，小姑娘站起身來，她代她坐在我身旁，那小姑娘倚在她的懷中打盹。她的大衣本來很佔地位，加以地方又窄，我又故意不肯多讓，她的身體已觸着我的右腿了。又來了一股赤熱的氣息。愈來愈熱了。還夾着一陣陣從她衣服上頭髮上吹

散的香氣……

旗裝的姑娘的頭髮又被拂到我的臉上。她羞怯怯的拖過她的肩頭。但不一會，她又掉轉頭來，手裏握着她的披散的頭髮。她看一看那穿大衣的姑娘，又看一看我的懷中，把頭低下，一直到快要觸着我的懷裏；看一看地下，地下是黑沈沈的，看不見什麼。

“掉了！”她說；她的臉不知是看着我還是看那穿大衣的姑娘。

“什麼？”穿可可茶顏色大衣的女郎問。

“辮髮夾子！”

穿大衣的女郎也幫着找。兩個頭全俯下來。我把兩腿向後一縮，讓出一點空間；地下仍是黑沈沈的，看不見什麼。

“有一盒洋火多麼好呢！”

全沒有一點意識作用，我從衣袋裏摸出一盒預備抽煙用的洋火劃上一枝，兩腿更束攏來讓出一些地位，也幫着找。接連又劃第

二,第三,第四枝,終于沒有……那長袍的女郎的頭髮更長的披拂在我的頭上;我的洋火險些把牠燒了!

那梳着雙髻的女郎又驚醒了;前面繫着蠟青裙的女郎領她到她身邊。長袍的女郎與穿大衣的女郎相對無言,顯然有點懊悔。啊,這兩對懊悔中的眼珠!

“回去罷!”小女孩又叫喊了。

她們一齊預備着;我身旁的女子也站起身來。她們走了。我目送她們;看一看她們蓬鬆着的頭髮,看一看那修短合度的女子那張荷葉似的裙所捲起的漣漪——她們走遠了。我還疑心我的臉上有黧黑的頭髮披拂着。

“拾起那S形的簪髮夾罷!”我的心不免動了一動。

終于怕逃不出鄰近的視線,我不敢大膽的嘗試。也終于禁不住這誘惑。我摸出洋火,也從烟夾內抽出一支烟,劃上一枝火柴,將

烟捲頭的左半點上，將我的大^一縮了一縮，佯作擲火柴的樣子，往地上照了一照，沒有！儼儼地把烟捲在凳上碰得熄滅了，又劃上第二枝將右半點上，再向地上一照，接連第三枝，第四枝，——但也無效！

她們走了！什麼也不留的走了。我曾經看見過燕子飛掠過空中，過後空中並無半點痕跡，這時我往往要起一種茫漠的感覺，快快若有所失。深夜，劇院的門靜靜地關着，這時誰還想到半點鐘前，一點鐘前，或兩點鐘前，這地方是萬千燈火，絲竹管弦？四圍是浮漾的人聲，我却似投身于茫茫洋洋的大海了：白茫茫的廣闊的空間，那兒繫我顛盪的心船？她們燕子似的掠過我的眼前，燕子似的不留痕跡；走了。在我的身旁雖沒有她們的衣香，但她們的語音，動態，尚在我腦中起伏着。前浪趕後浪似的……至于她們呢？這真就難說了！或者說：“今天戲場的空氣太壞，人又擁

擠，掉了我S形的辮髮夾了！”

在黑鉛般的沉壓中，我把頭伏了下來，伏在前一排的椅背上……。

不知伏了多少時候，我覺得左臂上有什麼東西撲拍的樣子，我抬起頭來：我的朋友S君立在前面的走道中，旁邊還站着一個人，他的同伴；再晉前面，仍是一樣地擁擠不通，只在那長凳與長凳中間的人已退出了；後面也一樣，仍然在長凳上站着許多人，高矮不一。

“有座位沒有？”S君問。

我又把指頭伸出一個向天花板直指着。

“你去坐下罷！”S君叫他的同伴；但那個人倒同他客氣起來，你推我，我推你的。

在我的前排，鄰近走道那一張長椅上，右邊，坐着一位女子，她穿着一件黑絲絨的外衣，閃爍得像一隻黑狐狸的柔毛。她的左邊有兩個座位，不知什麼原故，空着；看見走道上站着的S君同他的同伴，她把帽子除下來，露出

她盪得很美麗的頭髮，佔一個座位，又把懷裏一個精緻的錢包放在更左面——又佔一個座位。

“就在這裡坐下罷！”S君的同伴聽見了。

“怎麼——坐下了？”黑衣的女郎驚訝的問。

“坐下了——怎麼？”S君的同伴答。

他不再答話，只不住的催S君坐下，他還鬪生的站在那裏，局促不安的樣子。

“不行，不行，不行，”黑衣女人一面說，一面不住地向招待員揮手。

同伴又把女帽推開一點。

“怎麼？”——黑衣女人。

“沒有什麼。”——S君的同伴。

“你別罵人！”招待員過來了，女人又接着說，“他罵人！”一連三次。

“誰罵你？”又把女帽推開一點。

招待員笑眼迷離的勸說幾句，走開了。

台上的劇本雖是聽不見，但我能從書本

中——憶起來。

黑衣女人的尖臉掉開了，向着右邊的窗戶，那上邊現已不擁擠着人。

S君也坐下——

我伏在桌上：沉思起來了：

月光曲

1925.9.7

月光曲

城裏雖無家，
城外却有墓：
相期買一邱，
毋遠故鄉故。

——龔自珍寒月吟

I

有時候大學生陸達生也感得無聊的侵襲，簡直是圍攻了，當着他連耳根都紅了似的與人爭辯，低低的氣壓終于升高不上來，當他經過了幾天的疲乏工作，連飯也乏味，找不到一種適當的安憩的時候；但那有今晚上的萬分之一呢。夏天已經過去，秋天趕來，肘下挾着蘆笛，預備在或種情形之下奏“葉兒舞”呢。

這笛音傳來，夾着莎莎的落葉的聲響，在或種情形之下的人的心中，也許激起一種情緒的撥動；但一盪着哇達生的心脈，便投入土中去了。一個二十四歲的治心理學的人，平常總是分析自己動作的動機，對於今晚這不速的闖入者，可也能加以分析麼？

他埋着頭匆忙的從一家公寓中走出，黃昏時忽下着的小雨已然止却，他眼裏頓時亮了一亮。但不等到他下了台階，向左轉了彎，面着朝南的方向，預備一直回寓的時候，他還看不出今天晚上的月亮是何等地浪漫。那公寓對面，學校門前的空地，是月光瀾漫的地方；樹木，房屋，電桿，當然是全被着月色了。倒映在那密簇的葉底，花下的月影，縱橫交錯，微風不時吹來，影兒也即不時顫動。蹣跚不下於那淡而清，使人想起跳舞的花影，在馬路上腳踏着熙熙的人羣，臉上都蒙着一層輕霧。平常是灰土連天的馬路，這時看來也格外雅

潔。馬路上有點潮濕，而且發光。

好一片淒清的月夜。

本來是預備一直回寓的陸達生心上，這時也似乎全被着月色了。他兩手叉着腰，更站在那街口的煤油莊前面，儘出神地望，似乎那月亮有許多神秘的事要告訴他，又似乎他有許多從未告人的事要向月亮傾吐。回寓的心思大概是沒有了。

月亮高高地站在天空，向着那若有若無神妙在隱顯之間的街燈擠眼。她大約已經看見，那街燈的柱子首先披着月衣，那些石級已站在一層濛濛的輕霧裏，那些人們已然偏跌，預備在銀白的海裏游泳；燈光是全然沒用了。大學生却漠然地儘望着。

他望着月兒漸漸地移向中天了。他望了一會月，又看一會錶，便即縮一縮眉；儘望，儘看，又不時的走出街口。

從街口轉角的他方，是一片堆着垃圾的

空地。在微曠的夜裏，地面似睡着的一般。月光瀰漫了大地，遮蓋了一切，那在月光下的人與自然，是在含淚呻吟，否則便是仰面微笑了。

微風拂拂地吹來，再過一月，這風就要改向了。大學生的身上忽然感覺有點寒顫。“這裡是太清靜一點，”他想。他信步往前，走向旁邊堆着垃圾的所在。他的腳踢着一塊破磚，覺得自己是走到什麼樣的一個所在，眼前却看見一個乞丐。他彎着腰在那破牆旁的土堆上，從他手臂的振動看來，似乎在掘什麼的樣子。他初見大學生的時候，仍繼續工作，現在却站住了，而且眼望着大學生。

“你看，”他說。

也就不再說了。大學生看他的樣子，真是平常的丐兒一般。南方的丐兒是破布囊，北方的丐兒却是紙篋子。“你看！”那乞丐不是穿着一件破汗衫，一條很短的褲子，在

露肉的地方用些破報紙和什麼“東鴻記”“西鴻記”包茶葉的紙，用繩子繫上麼？

乞丐好像忽然拾着寶貝一般，不動了。大學生試看他的手裏，看不出什麼；在他手裏有塊兩三寸長薄薄的黝黑東西。大學生一想大約是給人們先前遺下的西瓜皮或醃蘿卜之類。沒有糧食，乞丐却拿來當着寶物了。那乞丐靜靜地望了一會，弄一弄手裏，說：“這只先生過節呢？”

大學生望了一會，彷彿自解一般：

“這叫西瓜皮！”

大學生道：“是西瓜皮，”大學生說便即走開，在那邊乞丐還在喃喃自訴。

這一走小半是由于那乞丐的偷竊譏刺的聲響所擾起的不安，但大半由于他忽然地覺得，今天便是中秋節了。兩點鐘前，吃過晚飯，他頓覺無聊起來。他携着筆記簿，走向平橋路後的寓所，他們便開始起那“錯覺測驗”。

那奇妙而又不奇妙的假期，節日這一類東西，或者真正沒用，也未可知；至少可以說對他這樣的人是沒用了，因為在他的歷書裏春夏秋冬都吹出一樣的調子。因此他們在這特別的尚沒有被覺察的八月十五的夜裏便嚮快地研究起那“錯覺測驗，”——那時天空中還下着小雨呢。後來他們從心理學又談到 E.H.，想起他那六大冊的性的心理學，因而他們又憶起 Verlaine，憶起 Michael Angelo；從他又轉到 Wilde，又轉到 Gautier——直到從公寓的台階轉了彎，才看見天空中升起一只高寒明淨的月亮；又直到那乞丐的西瓜皮，才憶起今天便是中秋節了。

他仍走回原來的方向，在那學校前的石級上。已是九點鐘。月亮升得更高了。在這時候的人的心，像是浮着一般；在這時候變得特別銳敏的人的耳朵裏，也沒有像白天那樣浮在空氣中，幾乎疑是蒼蠅撲碗口的營營。

的市聲。人們都得了他們暫時的安慰了。他們似乎都不大願見月光，門也關上，窗簾也吊。上這月光是爲誰，爲什麼出的呢？——大學生一想起，禁不住打一個寒噤。

忽然地像下了天大的一个決心般，他走進那煤油莊的門，把一塊錢放在櫃上，氣忿地叫“銅子銅子，”一會便坐上洋車，飛也似地跑了。

II

月光帶着一種嘲笑的面孔，高高地在這天安門的空地上，俯視下面，對那馬路上走過的人說，用着一種很難懂的調子，每走過一人，她必說一次：

“擁擠又有什麼用處呢？在同一點出發的，終歸會到同一的終結的。我就沒有你們的智慧。在你們正僕僕的時候，我却有了我的歸依了。

“喂，行人，你且去到你們愛的母親的腳下，

去看你們自己的影子。我是用不着你們的，撫育的，因為我的事只有我自己作計。”

這已是夜裏十點鐘了。那以夏天的命運爲命運，早已同七月一起歸歇了的中央公園，也因為中秋的緣故，門前還停有幾輛車子。月光更是普遍地照，那天安門前的兩株龍柱首先承受月色，於是樹也起來響應，草地也起來爭輝，就是那遠遠地站着的馬路中的紅門，這時也伸出一堵牆來承受月色。

四圍是一瀉清輝，月兒升得更高了。

於是有一輛車子拉開。

不一會又有一對青年夫婦，或男人的手挽着女人的手，或女人的肩偎着男人的肩，在疲乏的談話之後，像要倒在馬路上似的，從面前經過。

看呵，全北京城的魂靈給月蒙上白紗，又給夜罩上蔭影了。

就在這時候，大學生哇達生也從公園中

走出，口裏還喃喃地像是在唸什麼，便跨過馬路，來到門前的一直向南伸去很遠的草地上，看他的樣子，似乎想一直回去，但剛一準備，便又坐在草地上。

他又想起來了。這月光，從這裡出發，向四方灑落，自然也會照到那城南的他自己的，但是不想回去的家，連屋裏最遠的一角裏的黑影子都搬了出來，攤在掌上似地說：“這裡是黑暗的終結，我將不照這裡了！”但誰知這黑暗的終結只是一個假像，自己騙自己的！

這時候，微風拂拂地吹來，已很有秋意；又有幾輛洋車推開，又有幾對青年夫婦走過。他呆呆地望着月光，在他的眼睛裏，却從那月光中，清清楚楚地看出幾張熟習的面孔來。是看來一盞長，量來不同度的錯覺？是因一時的過度興奮而起的精神游離？是夢眼昏花的假象？他再也不能“測驗”了。

那不是母親？像地窖子下的磚瓦似的

寂寞的一生裏見不到太陽光的母親啊！已然是這麼瘦弱的母親，是誰都一看就知道的事；但母親却對於自己的小病，或飯量的減少，或容顏的消瘦，或睡眠的缺乏，始終不道一字。

還有那姊姊。像哥哥似的從 A 城轉食 B 城，姊姊也是從夫家跑到娘家，從娘家跑到夫家——每月來回總有好幾次。姊姊是不願意在夫家多住麼？

還有她呢？假期節日，他偶然回到家裏，自己一個人在書堆裏拾起一本又放下一本，儘不停地用鉛筆畫着記號，她也坐在旁邊做她的針線。要不是她的手的振動，人會疑心她是死了。自己像專制的君主一般，還有她什麼話說！

這獨坐在月光下的青年想起他的妻子，禁不住一縷的悲酸。他覺得自從和他結婚以來，還不曾愛過她一次，且不曾和她好好地住上三天。平常總像有什麼蒙住自己一般，

能不心心相印。幸福是早已一步跨十里似的跨過他們了。但今晚上他却覺得第一次愛起他的妻子來，覺得那半新半舊的小小的人兒也委實有可愛的地方埋沒在自己的成見之下。她的臉雖然只有一種表情，但大抵也還沒不了那橄欖似的苦的回味。無論如何，她對他的情愛怕不是他對她的可比罷；總會多一點罷。他很希望立刻回去見他的妻子。他會走到她的面前去撫慰她的——他很渴想，就是一分鐘也好。

他又聽見有人在那里說話了。不知是他自己責備自己，還是月光對他說：

“你這笨蟲！你是有母不能養，有妻不能愛，有苦惱不能埋苦惱的。我就沒有你們的睿智。我是用不着撫養的，我的事只有我自己作計。”

他有些懊悔了。這時那最後的一輛洋車在他面前叫聲“要嗎拉去！”便也空着拉開

像先前的車子一般隱沒了。把靜寂綽給他了。他也不理會他們，儘埋頭向西去。

他走到牌樓的時候，他覺得秋風吹在身上已有點寒顫。那街道旁的大商店都關起門來，使人憶想到散值後的劇院光景。也有一羣羣的落後的人走着，在買了東西之後忙着回去；路旁的賣花生水果的小攤却正是熱鬧的時候。還有一家新開張的洋貨店，正放着話匣子，也有一大羣人圍着看；店門外紮着許多綵對，也有一羣人圍着看。他想：北京的人真是一面平湖，但我却是一座高山——便踱進一家洋貨店去。

III

在城南的偏西的一角裏，有一所矮小的房子，在月光之下，那房子的門關着，遠遠看來，這房子似乎是一只睡着的動物。這是一所只帶十間屋以下的房子。月光雖灑了滿地，

許是沒有理會，感覺寂寞罷，也收回了些光線，院子的角縫處，仍是黑魃魃的。一只魚缸明晃晃地突出在銀白的空氣中；那僅有的一顆槐樹，看來格外明晰。

靜嘿得了牠的一統，這房子裏的人似乎早睡着了。來了一陣微弱的敲門聲，響了一會之後，睡在門旁的雇工起來開門，便聽得“回來了麼？”門是嘎的一聲，關了；說過的大學生走到院子裏，跟着就有了那沉下去的極慢的脚步的聲響，靜默又得了牠的一統了。

大學生却儘先站在院子裏；他看見母親的房裏已沒有燈光，妻子的，更加蔭黑了。兩手捧着頭，在院內各處看了一會之後，他便踱到妻房的窓下。

“淑英，請你起來，我回來了。”

——他靜靜站着在那里。——

沒有回音。

他想：她睡着了，她好久沒有得着這樣的

安息了。

一個人剩在那月下無人的院子裏。

——這回他是在那里躑來踱去——

月光滿地。

又踱到窗下，不曾叫出聲，只不停地用手推那窗子。伴着歎聲似乎是從床上翻身的聲響；接着便是“誰呢？”一聲，妻起來給他開門。

在那等着開門的時光是他最難忘的時分，他覺得有什麼在他的心上用力地一擰；這樣地用力，似乎有人要從他的心上將那不可知的什麼奪去。門嘎地一聲開了。在門的右面，靠着那放洗臉架的地方，用着她的眼睛朝着左邊的粧臺，似是繼續未完的工作，而一隻手不住地擦那醒後滯塞的眼睛，站着他的妻子——他跟在後面把門關好。

屋裏沒有燈，他也不點上。這時已是中夜。月光渡進來，照在茶几上，三隻腳的臉盆上，桌上——桌下的影子，因了椅背的反映，照

在地上成橫條似的柵欄。床沿的妻的臉上也蒙着月色。似乎有什麼絆住他們的口，兩個都陷在一種難解的緘默裏，兩個都好像有話要向別一個傾吐，只是不知從那里說起，要怎麼說。

約莫二十分鐘，哇達生走近他的妻子；從先月光中的她的影子很模糊，這時他才看見她在那裏掉淚。

“怎樣呢？”

“沒有什麼。”

妻站起身。哇達生却儘想着他的妻子，那像鍋裏的魚一般的妻子，從先他是預備將這魚煎熬，現在他是要牠自在地游泳了。

一刻鐘過去了，只在那寂寞的鐘聲裏可以聽出一種幻覺的超言語的聲響。這聲響，像火車接頭時的連鎖的震盪，是他們的生命，靈魂接頭時親吻的聲響。房外沒有別的景色，只一瀉的清輝。一瀉的清輝啊！

“淑英，你聽見麼？是什麼在發響？”

“是鐘擺的聲音。”

“不，決不。我在房裏各處都聽見這聲音。”

他再聽那聲音，好像那聲音從淑英的眼中發出，從她的口中，從他的髮際，從她的鞋邊

——
偶然地，他因為半夜的刺痛的疲憊，半倚着她的身子，一隻手靠在她的肩上。

他們就這樣地睡着了，——沒有被單，沒有枕墊，但他們的心中却有比被單枕墊更重要的事。

Epilogue

月兒照在外面，還有一種輕渺的夜音。他們的靈魂織就了暫時安息的更堅固的靠背。

那要捲去一切的白衣使者快要來了。這不會給他們平安。街燈，月影，都將離去。

詛咒,呼籲,喟息的音波之伸延……。然而在離去前,時光總還有他的一段時光,月影也不是沒有照着在他們的臉上。他們也許夢着姊姊的提高,母親的苦惱的蛻殼,或他們本身的由壞到好,由好到至善——或其他極樂的事,也未可知。

尋夢的人

“深巷賣櫻桃，
雨餘紅更嬌——”

這是何等象徵的句子！——M說——平常，春夏之交的雨季，在這裡也偶而下點小雨，我總是在那小胡同內閒步；走向或一家的門前，我便唱起那個句子。我的心情，你們知道，總算很安定，在那時候，我便彷彿置身于魏晉人的桃林中，有說不出的溫軟。啊，我的心浮起來了。她要飛向空中，攔住那條閃閃的飄帶，取來緊緊地抱在懷裏。

看見過桃林麼？滿地都是粉紅的花瓣

鋪成一幅溫軟的錦毯，——黃鶯兒許是迷戀着罷，她閃閃在空中，儘徘徊不忍去。一株株的桃樹，錯雜地排列，人置身其中，是找不到出路的，但也不想找出路。一瓣瓣的桃花，映入你的眼簾，你恨不得一齊都聚攏來，將你的隻身淺葬。有採花的女郎走過，她們的腳踏在花瓣上，花瓣粘着她們的鞋底。那溫軟的錦氈給踏破一角了，但那有什麼碍事！黃鶯兒似乎也看見，牠飛得更接近地面，許是也想攔住罷？

啊，這是何等象徵的情調！這是象徵和諧，安定，靜靜地睡去……。但這是南方的情調，在這裡是說不到的。

在這裡，倒也不是想像的那樣寡味。春夏之交的雨季，在這裡也偶而下點小雨，我總在那小胡同內閒步，口裏噓着那個調子。雨後的空氣是何等地清新！那小胡同內的景象是何等地閒靜！平常嗡嗡營營的市聲，莫

非都給雨洗去了麼？就是那偶然走過旁邊的，手裏敲着銅鐃，背上揹着木箱的小販，他們的一聲兩聲叫賣，也似山中靜午的一聲兩聲雞啼，催人睡去。還有那推着在泥濘的道上的小車，吱吱地；還有那女人手裏握着的沒有張開的雨傘，傘柄踏在地上，軟軟地……

淺軟的夢！這自然還不是詩，這是散文——但這是 Pierre Loti 的散文：優美，和諧，靜靜地流去。

哦，我知道：“枕上詩篇閒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

——M 望一望天色，再說下去——

但這是怎樣的風景呢。從前我彷彿對於這里就沒有下雨的感覺。現在却不同了；就說今年，從五月以來，下雨有多少次數；而且總不間斷。如果叫新猶太的文豪阿胥來說，他一定會說，到處都是泥濘——泥濘。我住的房子已有缺口，快要坍塌了。或者真是地氣

北轉，也未可知。

但我總覺得這是不自然。不下便不下，下起來便不能止住，太極端了。這簡直是不和諧——不和諧——不和諧。

“啊 Harmonie ! Harmonie !”

又有什麼用處呢？我決不要找牠，我是一個安定的人，就此沉靜下去。但我却看見一個要找和諧的人，或者不如說，一個尋夢的人，不知他現在怎樣了。

我和抱雲是親戚，我們從小就在一起——M 經了他們的催促，又繼續說下去——直到來在這裡，我進 C 校他進 L 校，這才分離的。但我們却時常見面。我住在那公寓裏，每天雖是一樣的事，沒有什麼變化，但那是不要緊的，有時跑了出去，我還能同人哈哈大笑一番，或在什麼游藝場所很安定地坐幾個鐘頭。抱雲却不如此，他來找我，想來總有話同我說，有

事同我商量；但實際却不如此，他坐在我椅子上，我哈哈大笑一番，他總不愛說話。他總是繃着額坐在那裏，似乎在計劃什麼。一會他就走了。

有時我同他去看影戲，他興高彩烈地爭先把票買好，還同我討論影戲的內容，看不出半點不安定的神氣。忽然他想起什麼，一會他便走了——影戲還沒有演到一半。

和幾個人在一起，也不能減却他的思潮。有一回，是刮大風的晚上，我們幾個人在屋子中待着。風刮得很大，虎虎地。我提議說今晚我們要提高嗓子述說自己所經過或目觀的最熱鬧的事。屋子裏頓時熱鬧起來，掩住了外面的風聲，大家磨拳擦掌地。B和O各執已見，差不多打起來了。抱雲却不參加，但也還哼哼地笑。輪到他面前，該他說話了，默着；經了再三的催促，他把頭抬起來，問我：

“M，該我說話了罷，我問你，在冥冥中生下

來的人，在寞寞中長大，也要在寞寞中埋葬麼？

這真是一瓢冷水，澆在我的頭上，使得像我這樣的人也不免思索一番。他的兒童時代，我是知道的，許真寞寞地，有什麼不快的回憶罷？他本是鄉下人，但因他的父親在城裏做事，就把他帶在身邊；他很膽怯，一個人不敢出門——這時候他怕還不過六歲罷。父親又不大在家，成天出門；雖請了一個用人照顧他，但父親一走，那用人也接着溜開，只剩下他自己——他自己就常跑到學校後邊的塔下，坐在那最低一層的門檻上，至兩點鐘之久……

我來北京，就是同他一起來的；我住在公寓裏，他就住在姨母家——這里距他的學校近。我學法學，他跑到L校去習法政。他自己似乎也知道，他的性情是情感的成分居多，理智的成分絕少；但他却拒絕了我的勸議，跑在那里去念“法學通論”，——而且天天上課，從來不會請過假。為方便起見，他就住在姨母家。

姨父已是半百的人，姨母的年紀倒還要輕些，但自己只有一個十歲的女兒，沒有男孩子，姨母的喜歡他，自是意中事。她就當他是一個小孩子看：他也還年青。姨母慇懃地給他照料飲食，起居，他笑着承受；但在那笑聲裏，總掩不了抱歉的痕跡，和一個未曾受人愛撫，忽然得到溫存的人所常有的不安。

姨母對他也真好。有人來找他，伊也出來照顧：“啊，你找抱雲，一會就來，請坐一坐，他出去買點小東西，一會便來。”伊總是這般和霽。有時抱雲老不轉來，來客拿起帽子，預備要走；伊急慌了，趕緊叫十歲的女兒端出糖菓，說：等一等，快來。但這樣的時候總不多，普通總是有人來找，抱雲便跑了出去。總是不給來客握手，連頭也不點，便走進屋內——抱雲在前，來客在後，相隔遠遠的。

姨母待着在隔壁的屋內，久了，忽然想起抱雲。聽了一聽，沒有聲息；叫小女兒看去，來

客是坐在那兒，默着，抱雲却一聲不響地儘望着別處。

姨母心想“他是太——太孤獨了。”但也沒有出聲。

有時候，來的人很懇切，和抱雲談論各種的世故，或批評種種的問題。抱雲却很高傲，他把嗓子放得特別高，與那在地板上響着的他的沉重的脚步聲相調和。空氣中傳來他的氣話，總是說：那是民事，那是民事。或：這是刑事，不干我的事。

姨母在這時候總是歎口氣：伊想，一個是那麼委婉，一個却是這麼孤高，太不調和了。但伊頗能原諒抱雲。

抱雲的衣服偶有破傷，伊總要叫那小女兒去催他脫下來縫補；每禮拜還親自給抱雲整理屋子。抱雲從學校回來，看見自己亂如麻的屋子，弄得井井有序，他知道姨母來整理過——這很使他喜歡。使得他在屋裏走來走

去，靜不下心氣做事，口裏噓着只有自己才能聽取的句子。他的第一情緒自然是喜歡，但一會便過去，在他的臉上又掩不了那種從未受人愛撫，忽然承受人慰安的人所常有的抱歉的神氣。

姨母的家庭，總算是一個和諧的家庭。

抱雲住在這裏，雖然是借居，總看不出有一點畛域，姨父母又把他當作親子看，總可以下去了。這在抱雲也深深地覺得，他仍然做着他從前的夢，老舊記着什麼，在和姨父母說話的中途，忽地又跑回自己的房裏去了。

姨母總原諒他。常同姨父說：“他沒有訂親，他太孤獨了，你代為留心看。”

在姨母說過這話後的一月光景，一天伊忽然叫抱雲，說是姨父打算給他介紹一位女友。抱雲推却說不要，姨母勸止他。

那女人終于介紹來了。

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她年紀比抱雲大些，約二十三、四歲，但外表似乎比抱雲還年青。臉上沒有笑容，說話却很委婉。她在十七歲的時候，在K省C城念書，她家裏給她訂了婚；她很不滿意。在C城女校畢業後，她二十一歲；有幾位女友聯袂來京求學，她不告訴她的家庭，私自和幾位女友同來北京——路費是她們代她湊的。她的名字叫淑真，是她的父親替她取的；但自從和幾位女友同來京城後，她把舊名字取消，自己另改作懷璘。來京後的用費，是靠她的一位同伴蕭英出的，蕭英的父親和抱雲的父親在部裏同事，爲了這關係，姨父才把她介紹給抱雲。

懷璘雖遭婚姻的不幸，但不變得陰鬱，談吐很從容，動作也活潑。她不像平常的女郎一般羞澀。和姨母談論多次，二人非常和協，就是對抱雲，最初的幾次稱他“先生，”在來過幾回，便很親切，直呼“抱雲”了。對那十歲的女孩

尤爲懇摯，稱她爲曼妹。

姨母，抱雲，懷璘三人總是在一起談天，曼妹也在一旁發笑，懷璘是比從前更熟了。她總是輕活地談笑。但有一回，抱雲不在家，她來，和姨母談話，她哭了。

她說她家裏又有信來，提起她的婚姻，這叫她很難辦。父親給她訂的婚，是一個富商的兒子；那富商聲言，如果懷璘不和他的兒子結婚，他願以一萬元同他與訟。懷璘的父親雖也愛自己的女兒，但想一想自己的家產，也只有歎氣。母親呢，本來是愛懷璘的，自從伊訂婚後伊更體貼懷璘，低聲下氣地，總是勸自己的女兒，勸她成全父親。母親說父親已是五十歲的人，晚上自己的腳發冷，但他連一塊二角錢一斤的參茸酒也決不肯喝。母親愈是愛懷璘，愈是體貼她，她也愈難辦。

懷璘哭了又哭。

她向姨母說：

‘你叫我怎樣辦呢？體貼父親還是體貼我自己？’

姨母把這些事都告訴了抱雲。抱雲把頭偏向一旁，他心裏一定想得很多，但他嘴裏一字不說。在姨母說話的中途，他只歎歎氣，有時把頭轉過來，眼睛睜得很大，望着姨母。他大約又想到那遼遠的別處，在計劃什麼，否則又做起夢來了。

回到了自己的房裡，他的確做了一陣的夢。他把那教科書翻開，他覺得那“法學通論，”“親屬法，”“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在他都特別有意義，特別有用了。這用處是他剛進法政學校時所料想不到的。他想，他住的那專門部，只要四年畢業，現在已住了兩年，還有一半的功夫，他便可畢業，現在只消叫懷璘推說，等自己在女師校畢業後便回家結婚。懷璘在女師校也差兩年，和他同時畢業。那時他便去當律師替懷璘辯護，救出懷璘……

他的夢很美滿。從前在他生氣的時候，有人同他討論人間的糾紛，他總把那“民事”“刑事”來卸自己的責任；現在他絕口不提，只埋着頭研究自己的法學。

這關係懷璘似乎不明白。抱雲做事，只要自己認定，便勇往直前地去做，決不同任何人商量。姨母當然也不知道，伊只想抱雲比從前更勤學，態度更活潑了。

懷璘來到姨母家，抱雲和她懇切地談論一回，把她送出後，他總是三步作兩步地便跳進門，拿起他自己的教科書本。

姨母雖然喜歡抱雲比從前更勤學，但伊也有自己的憂慮。在先，姨父要給抱雲介紹懷璘的時候，姨父母也費了不少的躊躇。他們的意思，本來預備介紹過來，將來熟習了，便給抱雲訂婚。懷璘的朋友魯英的父親雖然供給懷璘的錢，但他不願意，總想擺脫。聽見姨父說要給抱雲介紹女友，他便把懷璘介紹，

意思是消禍。姨父早先就滿口答應了，後來才知道懷璘的家裏已給她訂親；他有些失悔，但他還以為懷璘是個完全與家庭脫離關係的女子，只消供給她些用度，和抱雲合得來，便可訂婚，至於懷璘的事，以不了了之。後來懷璘在姨母面前說過自己處境的困難，要成全父親，體貼母親，姨父母談起，真以為此舉是多事。再看抱雲，似乎與懷璘正愛着呢，他們的悔心更大。

他們漸漸地疏遠懷璘。這關係，懷璘不明白；她以為姨父母這一齣有些不快罷了。她仍常來姨母家。

其實抱雲和懷璘，那能說是戀愛呢。這至少不是平常佔有式的戀愛。抱雲自然是愛懷璘的，但他仍然做着夢，想救懷璘。他的心裏似乎只亘着這一條慾望：我愛懷璘，我要救出懷璘。別的他似乎還沒有認為必要。

可惜這關係連懷璘也不能體會。抱雲

是不願意給她說的。懷璘却以為抱雲想佔有她，使她想起自己家裏訂定的婚事，想起自己的父親母親——那“體貼父親呢？還是體貼自己？”兩種思潮又在她的心中交鬥。

結果，連懷璘也漸漸的疏遠抱雲。

她來找姨母，姨母雖則疏遠她，但總還要同她敷衍一番。從先她來，總是先到抱雲房裏，同他談論一番，再到姨母處。現在，她總是不聲不響地跑到姨母房裏。有時姨母想起抱雲，覺得讓懷璘這樣下去，真不妙，伊竟不能敷衍懷璘。懷璘却以為姨母有些失意，靜靜地勸伊。走的時候，姨母也不送她；她走到抱雲的房前，敲一敲窗子說：

“抱雲，我走了。”

“你什麼時候來的？”抱雲丟下了他的“六法全書”，兩步便跨出來。

“剛來一會。”

“在我房裏坐一會好不？”

“不，我走了。”懷璘也不看抱雲，昂頭便走。

在抱雲心裏，大約也覺得這是不“和諧。”但他仍無言地回到房裏。

他始終愛護懷璘，想救護她。她竭力親近懷璘，其實她對他的疏遠連姨母也看得出。有時懷璘敲一敲那窗子說過“我走了，”抱雲馬上出來，說：

“懷璘，你將就我一次好不？”

“怎樣？”

“我同你在街上走一走。”

這時候，懷璘也將就他一次；他們一同在街上走，有時也到影戲院，或公園，或其他娛樂場所。不一會，懷璘又懷念起她自己的屋子，或別的什麼人，她走了。抱雲陪着她送她上了洋車，才回到自己的寓所——他總惦記着懷璘。

啊，這可憐的跛腳的懷慮！

在這一年的除夕，懷璘跑在姨母家來守

歲，自從姨母看出抱雲和懷璘不是從前那般親切，伊心裏輕鬆，覺得事情不會有什麼危險。其實伊只看出抱雲和懷璘是不大親近，伊不知道懷璘對抱雲是誤會的疏遠。伊對懷璘比從前更懇切了。幾個人吃過節飯，便圍着爐火。午夜時分，姨父要把這一年的事務結賬，叫姨母到別室去了。暫時之間屋中只剩抱雲和懷璘兩人。

明天便是大元日，一年中最熱鬧的節期。

一聲聲的爆竹從空中傳來，使得屋裏僅剩着的兩人都感得有點要過節的滋味。

懷璘把頭仰在藤椅的靠背上，她想起了許多事項。在抱雲的心里，只是惦着懷璘，惦着她的運命；又憶及自己的“銀行論”還未習完，下學期又要加習“統計學”了。他想了又想，額上非意識地顯出幾條綹紋。

懷璘看見，問他：

“你想什麼？”

“不想什麼，”他支梧着，“我想起一個人，我最憶念她，我總想救她，但不知我的能力夠不？不過無論如何，我總要救——要幫她的。”

懷璘不說話，她想起她的朋友來了。她問抱雲：

“你想不想念朋友？”

“想的。”

“朋友想不想念你？”

“我不知道。”

懷璘搖一搖頭。她說：

“我最想念朋友。她們一定也想念我的。我有好多朋友，她們都和我同運命。啊，好多！淑欽，亞義，翠蔭，玉琴，嘯玉，吉荃，吉蕤，她們在這時候一定也想念我的。”

她又問抱雲：

“你最想念誰？”

“我……我……啊……啊……她。”

抱雲又支梧過去；懷璘站起，伸一伸懶

腰說：“啊，想一想母親。好。”

走近茶几，預備倒出一杯茶，但茶總倒不出，壺嘴有些澀塞；抱雲在這時候也想一想母親。但比即又聯想到懷璉，她的運命；剛才聽的話也憶起了。他覺得有些委屈，那“法學通論”還否繼續學呢，他有些遲疑。他覺得這是一個解不開的結。

在表面，他還做起樂意把這結套在頸上的神氣，但也還沒不了自己的內心。他仍習他的“統計學，”只是不似從前那般有趣。懷璉看見他這樣的變化，對他也親近一些。

就在這“親近的”日子中的一天，懷璉坐在抱雲的書齋裏。抱雲這時節正讀着國內流行的幾本愛情小說，旁邊也放着一兩本外國文學書，他的法學書疊起來放在一旁，有的還半開着卷，明是剛丟開不久。懷璉看見那些愛情小說，她想了一晌，對抱雲說：

“我勸你不讀這類的書。”

“怎樣?”

“你聽勸不?”

“我那里不聽你勸?”

“那麼,抱雲,讀一讀法政的書好。”

這時的抱雲,真感得懷璘是對自己格外親切。他想懷璘一定是了解了 he 近來治法學的苦衷,而也明會了自己心境。

懷璘要他陪着她到公園或影戲場去走一走,他欣然答應。往常坐洋車,總覺得很慢,這回却異樣,剎那間便走到公園門口。懷璘把手挨着他的肩頭,比從前更親近了。

在噴水池的旁邊,懷璘又怕一怕抱雲的肩頭。

“我勸你不讀那些小說,還是念念法學書,好。”

“是的。”

抱雲心想:懷璘現在是了解我了。我總得幫她。”他很高興。

那噴水池在他的耳邊奏着一種交響樂，牠似乎也模倣着懷璘愛用的句子說：

“好，法學書就法學書。”

兩個人在那里靜立了幾分鐘，懷璘面着抱雲說：

“那些小說真沒有意思。他使你，使你（以下懷璘未說出）你讀法律書，你就不像現在這樣了，樣子總是不高興，心里總想着別樣。心腸柔和一點，或性情熱烈一點的人，最不宜于學法律。我有一個舅父就是不行，他慈悲極了，一次一個朋友拉他去作承審官，他升堂審案，犯人在堂下哭着叫‘大人施恩，他也哭了；後來該他拿起筆來簽字，宣布那犯人的死刑，他的手顫得很厲害，他把筆一擲，也不管犯人不犯人，兩眼汪汪地退堂了。他不像你這樣淡漠冷靜——不行。”

抱雲頓時覺得自己冷靜了不少。再看那噴水池，他覺得那一股股的冷水似乎都噴

在他臉上——

他想走了。

懷璘把他拉住，要他將就她一次，陪她去青年會聽音樂。他坐在人力車上，只是想跳下來，回頭走。聽了幾曲，他覺得有點淒楚，向懷璘道過歉，先走了。

以後的半年光景，懷璘的母親與她來信，說她的父親因為她的婚事，急起病了。信中附了二百元的兌票（她家裏第一次給她兌錢），叫她無論如何要回家去商議一個辦法。她把這信拿在手裏，來找過姨母和抱雲。

臨走的那晚，抱雲也到車站去送車。紛亂的月臺上，電燈的光影照出了他忘不了的怪惜別的影子。車開了，他還說：“懷璘，我希望你的事能夠順到，我馨香祝取你的成功。”

在這段事變的中途，他雖也來找過我，但總不說，後來才全盤告訴我了。他還告訴我。

說，律師他不想做了。將來許在海邊找一清靜地方教書去。末了，他又問我，似如從前一般：“M，在翼翼中生下來的，在翼翼中長大，也要在翼翼中埋葬麼？”

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我覺得都是不幸的人，都遇着不幸的事罷了。人生只是一種偶然，偶然地兩個人碰在一起，誰也不爲什麼，誰也顧不了誰，要在偶然中找必然，那是哲學家的事，律師是不中用的，我以爲。

M 不再往下說了。聽的人都有倦意——悽愴的倦意。M 再看一看天色，雨已住了，天空仍灰濛得很。

聽衆中有一位青年詩人，他拍一拍 M 的肩頭，說：“你說的那小胡同在那里？報上說，哈德門裏有一家失火了，就是那有漂亮姑娘的那一家。”

有一位大胖子，他拍一拍 M 的肩頭，說：“我

們到前門外頭去吃 Ice Cream!”

他和那年青的詩人爭論着。一個西服的青年拉着青年詩人的手，在他的耳邊像吹胰子泡似的噓說：“Harmonie!”

詩人不再爭，他們便叫聽差的雇洋車。

他們出發了：胖子在前，西服青年第二，詩人第三，都是手拉手的。

聽差雇好到大柵欄的洋車四輛，每輛銅子六十枚，要在平常，他們出二十枚還嫌貴的。但今天他們不覺得這六十枚是貴。他們非當“和諧。”

夜

簋 嬌 嬌 陷入苦難中去了。

在她是一個苦海。但在我差不多是一種難得的、久盼着的樂園。隔兩天總有新鮮的東西吃。起初說是想吃折耳根、鮮豆苗煮湯。後來凡是不大常吃的東西都渴想，尤其是甜的粑之類。早上我們一起床在院子裏玩，就看見林媽端着一碗香油豆腐筍湯往簋 嬌 嬌房裏送。有時我們爬在後園的樹上摘果子吃，或者坐在那兩丈高的圍牆上眺望遼遠的白塔，這時走來的也正是林媽。像跳着的蚱蜢一般。她很生氣，說我們快上房子了。

嘴裏咕嚕着連續的，疑問的字句：看你們回不回來吃粑！果然，桌子上隔幾天總擺着蒸的泡粑，渾水粑，黃糕粑，煮的麥粑之類。這樣，箴嬌嬌的腹部也一天比一天大起來。

在那搭了樓板的屋子裏，母親，信嫂，玲姊一起談天。早幾個月母親便說，恐怕是那個事罷。玲姊却情願和信嫂打賭，執定說一定不是，證據就是箴嬌嬌一點也不想吃什麼，而且有一回還看見伊站着脚爬上很高的多寶櫃去取什物。想吃的東西都已吃完，玲姊是輸了。大家便計算着“月份。”第九第十是最重要的月份。後來過了時還不見生產，大家都有些焦急，尤其是母親。

我吃過甜的粑，便野雀似地四處亂跑，一點也不在意。心想着箴嬌嬌第十一個月，第十二個月還不生產，那就便好。天天都有新的東西吃！

我想得不長久，後來連自己也有些不耐。

煩。箴嬌嬌不能動彈了，一點小事都要人料理；林媽她們從東屋跑到西屋，遞茶遞水；母親一看見箴嬌嬌感着不舒服，或者倒在床上，或者用手臂支着臉伏在桌上，便站在一旁問：“怎樣？不舒服麼？肚子痛嗎？頭暈嗎？腰肢擎不起來嗎？不要緊的，日子多，還聰明呢。”大家都在期待中過日子——一種漫長的，焦灼的，不可知的期待。大家都不知道降臨的該當是什麼。都不知道自己要怎樣來應付這新的環境之產生而避免麻煩。

晚上尤為厲害。母親本來患着氣喘和咳嗽，常常一咳便喘不過氣來，要人捶背。她為箴嬌嬌焦灼得太凶，操勞得太過分，咳嗽也加劇了。但仍支撐着，在很晚的夜分也還和玲姊談話。我坐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影子在牆上動盪，故意把身子搖來搖去——那影子很有意義，覺得有點像蕙姊的使女走道的光景。老鼠在屋頂上跑來跑去。樓梯口那邊

看來是一團黑氣。屋外死靜。

許多可怕的，平常想不到的故事也想了。聯想是多麼厲害！母親說箴嬾嬾有點危險。她講了許多故事。說有一次有個人喝得很醉很晚才回家，看見一個女人總在他前面走，手提一個紅包袱。他想，是私奔罷，便也跑去；到了一家圍牆，他也在後面跟着那女人爬過牆去。女人止住，把紅包袱埋藏在草堆裏，他偷偷拾起來塞在陰溝內。屋內叫得很厲害，那女人爬在窗上望一眼，屋裏的女人便叫一聲；雞也叫了；天快發白，女人找包袱急得四處亂竄，小孩終於產生下來——那女人便是產難鬼。玲姊說的更可怕。說魏六娘就是在產難中死的；她待人太刻薄，心又狠，大概有什麼人害了她；把三根穀草套起來成人形，用火燒去一頭，放在她的枕下，她就死了。我想這惡作劇太危險，太可怕而且也容易到頂。只消三根穀草，箴嬾嬾不是太危險嗎？我

看見她的床鋪得太不留心，靠西牆的那一頭，還有穀草露在外面。

父親在很遠的地方。箴嬭的懷孕箴叔自然是知道的，但他在幾個月前便跑到別處去。他不能不去。他在那裏有着重要的事務在。他結婚較晚，箴嬭比他要小七歲。母親常說自己的責任重大，焦灼得很，就是做起事來素不縝眉的信哥，想到箴叔還沒有兒子，和我們又未分家，箴嬭如果……這時他的臉上也掩不了恐慌的神氣。

蕙姊和她的丈夫也回來。誰也沒有這樣厲害，有如蕙姊丈夫的把烟來當飯吃。蕙姊做事很精細，她就是在我們家裏，即是她的娘家替他煑烟，鍋底也刮了又刮，煑完還鎖在自己的箱裏。她總避免母親，怕她看見。有時湊巧碰着，母親總說，我決不偷你的，偷你的！蕙姊的答話是“那里那里”——但隔一會便說這回的煙煑出來特別稀少，不知都在“那里”去了。

屋裏特別亮，已到了箴嬌嬌最末的時期。

看見林媽房裏的燈，菜油換成煤油，總覺得有點滑稽；母親的房裏多添的一盞燈，那光亮好像和原來的一盞和盒不來的樣子——比起大小，究竟是新添的大；在箴嬌嬌房中放着的是白罩的保險燈，光亮很大。堂屋裏的牛蹄殼燈也加上紅蠟燭了。我跑在下面客廳望上面的院子，彷彿另一世界；眼所見的是燈花，光亮，燈上吊垂的紅穗，保險燈的白影。都是一種反常的，高深的，不可測的玄妙。人都不是從前那樣靜默了。在傢伙響動和母親咳嗽的聲中總傳過來林媽的應語就來！——真地“就來”了，面前躡過一影子，那影子也不是黑的，穿着毛藍布長衫，手裏端着一個碗，鼻竇得像中古的騎士要去救一絕代佳人的光景。在這樣的光輝中我想那產難鬼是決沒有藏身之地的。

我倦得很，睡了一會，醒來時曉第正站在

我的床邊，用手拍着我的肩膀。窗外還是那般光耀，以為天亮了。到院子裏一看，才不是，在那裏擁着許多人，都帶着一種興奮，激昂，期待的樣子。人叢中有一個兵，手提着一桿槍，向天空直指着，馬上要放的光景。我深恐他的槍打着我，連忙搖手，心想說：“兵士，請別忙放，等我過去再說。”——幸喜還未出聲，急遽的兩步便加入他們的隊夥。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的錯誤，（我原是睡眼惺忪的）原來那兵不是別人，就是信哥，也不知幾時裝扮成那個樣子，而且是什麼目的。他穿着短裝，袖子反捲起，戴着不知從那里來的操帽。我驚疑了；他也搖着手，但這是不讓我看他的槍，我也難斷定那槍是九子或是五子或是毛瑟。

曉弟對我說：

“你不知道嗎？你睡着了。你聽，箴婦叫得厲害。見神見鬼的。什麼魏六娘啊，張五太太啊，叫個不休。真地有鬼！信哥也不信的，他

們勸他，叫他拿鎗來放，如果是有鬼，那樣就放不響。或者自己的火焰高點，就準可打着。你瞧，林媽不就是在信哥旁邊嗎？林媽火焰最低，常常見鬼，那回白天睡在房子裏（就是箴燻的隔壁，）也夢見有鬼來要抬她走，哭喊醒了。所以今天晚上要打鬼，用林媽作眼線，她若看見，信哥就好開鎗。”

好奇心佔據着我。我沒有看見過鬼，也不知道鬼應該怎樣打法，打下來又該是什麼樣子。但我也有自己莫明其妙的推測和怪想，很難加解釋，也無須解釋，因為照我那時的意見，以為那鬼打下來一定是五方的，像道士“請水”或“上表”時戴的帽子，再不然就是兩塊緊合攏來的，同蚌殼一般。

看見信哥在搬機柄了，我的心舒的一動。

大家都靜嘿無聲。

那鎗竟自打不響！

“真地有鬼！真地有鬼！”信哥把鎗擲在地上，

很懊惱的樣子。

這時姊姊的丈夫也在一旁，把槍拾起來，說：

“你打不響。我來！我火燄比你高。”

他把那槍仔細地看了又看，用衣襟擦了一擦。是一支很舊的“四檐菜。”剛剛要動手放的光影，他忽地把槍擲在地上。

“還是請你打罷，我不打！”

“怎樣怕麼？”

蕙哥把槍重新拾起，指着機柄說：

“你看！壞了！換過一枝看！”

母親來叫曉弟了。曉弟看得正高興，不願去，母親在他耳邊吹了幾句，曉弟點點頭，兩個人像做賊一般，偷偷地走了。這引起我的驚疑。信哥和蕙哥到後院換槍去。清靜了一些，果然聽出簾簾在叫喊；那叫聲怪悽慘，但只是“哎~~~~~啲”“哎~~~~~啲”每兩三分間一次，聽不出什麼“魏六娘”或“張五太太。”

我帶着懷疑心跟母親走去。他們經過甬道，繞出天井，曉弟在那里等母親，她到廚房中去拿碗。走到豬圈旁邊都停住。母親喃喃地像在請神。

她把那吃飯的碗放在豬圈的橫擋下面，叫曉弟撒尿，就撒在那碗裏。

曉弟站着在那里，尿總撒不出，又不住地催他，有点紫慌；後來只有半碗，母親端着走了。

她告訴我說這是給箴嬌嬌做藥吃的。我聽到先前的叫聲，真覺得箴嬌嬌可憐，經母親這一說，覺得她實在太不幸了。這時從後園中來了一兩聲鏽聲，信哥他們又在那里打鬼了；我很懊惱；我向天禱告，向灶神禱告，向管豬圈和毛房的神禱告，（在我的故鄉中，豬圈和毛房都是有神主宰的。每初一十五都要敬香，過年過節還要加上豬肉刀頭，曉弟就去作揖。）

求他們頒靈，給箴嬌嬌幸福，打鬼一定打得着，否則就早些生產。

☆ ☆ ☆ ☆ ☆

鬼終於沒有打着，箴嬌嬌死在產難中了。

在箴嬌嬌的喪期中，各間屋子裡的燈火並沒有減少，燈花耀眼，四壁輝煌。時常有人來弔孝。父親和箴叔處已打電報，他們都不能回來，囑信哥先料理喪事。母親在這個時候睡得很少，差不多整夜的從這裡到那里招呼人，用着她帶咳的，半喘的喉音談話，在那微紅的燈光下看出她的沒有睡足的臉着實令人害怕。一直到現在我的渴睡還是很多，但那時也睡得極少。

而且我也不能睡。外面的鑼鼓吹手響得厲害，聒耳。緊接着我的房間住着蕙姊同她的小女兒，那小東西便是一個破鑼，時常在夜裏發焦，哭醒了。奇怪，她總是在晚上叫。在箴嬌嬌的病中，母親最怕聽她的叫聲。聽叫蕙姊想法諷她。

倒也有效。蕙姊一說：

“你不要哭。等幾天王大娘會給你送一個小妹妹來，又白又胖又不愛哭。”果然小女孩便不哭了。

“那個王大娘？”還睜着眼睛問。

“對們住的。過幾天就送來了。你也是石廚子送來給媽媽的。”

“媽媽是誰送來的呢？爸爸呢？”

“媽媽是叫化宕裏生長的。叫化子送來的。”

“媽媽瞎說！媽媽瞎說！”

又白又胖的小妹妹終於不送來，小女孩又哭嚷起來了，蕙姊便索性嚇她。

“不怕麼？換朝了！”

“~~~~~”

“換朝就是換一個新朝代，就是唐換成宋，宋換成元，元換成明~~~~~怪怕人的！開起紅路來了。鷄牲鵝鴨都殺盡。”小女孩這才緊靠着母親睡去。

我耽擱的睡眠很多，一天晚上和衣倒在床上，正夢着換朝，可恨曉弟又來把我叫醒！他說箴孀的棺木要釘上蓋，這時候什麼人都不能睡，睡就要釘去魂魄的。我和他到頂外邊的院子去；蕙姊同信哥同那小女孩也正在那里，談論着他們的家事。外院的右邊是裝穀子的倉庫，蕙哥正抽着長桿大煙斗的葉子煙。

我們去，他們便不談了。

蕙哥正鬥着小女孩玩，把大煙斗敲着那裝穀的倉庫的倉板，叫那小女孩聽。

“你聽，空的！”

蕙姊瞥了我們一眼，覺得不好意思，說：

“卻像你那樣抱着石頭淨水！穀子還沒有挑回來。”

“這時候啊，哼，穀子還沒有挑回來！”

在箴孀出葬後不久，一天我們正在晚飯的棹上，信哥淋得像水秧鷄一般地轉來了。看見母親自去給他打洗臉水，我才憶覺到信

哥真是太勞累,太操心,那燈光下他的經過事變太多的苦臉也映入我的腦子。那晚睡覺的時候,母親把一錠銀子放在我的枕邊,說是給我做紀念的,但樣子不顯得高興;那銀子倒是大錠,庫秤拾兩零肆錢。

母親告訴我,我們又賣了一股田。

舊時代中的遊蕩新畫像

1926. 8. 10

舊時代中的幾幅 新 畫 像

母親常說她的娘家已沒有人，很是難過。照她的意見，嫁出了的女兒，就不應該像別人家的人一般，對娘家的事不聞不問。她很願意一年回幾次娘家，只是現在都絕了香火了。爲補償這方面的缺點起見，嫂嫂回娘家她總是代她打包袱，有時硬逼着她回去，而且每個月總要打發人去接已嫁的姊姊回來，自己是第一個人到大門口笑嘻嘻地迎接。堂姊的婆家也是禮尚往來，不是“不聞不問”的。瑛妹愛問。在晚間她總拉着母親刺刺

不休，問這樣，問那樣。外祖父死後一年，外祖母也相繼去世，二舅和三舅分了家，各奔前程，結果都往死路去了。這一切瑛妹也知道。

“所以，活着的現在就只有你六舅了。”母親歎息說。“他是個經魁。就在停科舉的前一年‘中’的。那一年他來我們家，穿着很長的袖子。辦好了燒烤席請他吃飯，他只拈了幾筷子，第二天就走了。他沒有結婚。反政那年聽說他削了頭髮去做和尚，一直到現在沒有消息。”

假期中，堂姊的婆家有人來。母親對我說：

“你到太姻伯家去玩一些日子。雖是堂姊，不會待外你的。像我這樣，要想回娘家已沒有了家，要想娘家的人來已沒有了人。”

我又在堂姊家了，在那我所慣熟的房子裏。堂姊是永興二伯的女兒。那房子很大，母親她們時常提起很羨慕的光景。門口有

三座石槽門，但是總是關着，還加上粗大的門槓子。好像當初一建築就不預備開的；人從西邊的一扇小門出入，通過狹長的甬道，才達到外廳。堂姊告訴我，我若要去找她，千萬不要在門口叫；她家裏養的三隻狗都很惡，亂咬人。在她的門口右邊的土坡上有一株棗樹，最好爬在這棗樹上去叫喊，狗便不會咬着我了。

她家裏的人也都沒有變遷。她的大哥叫遠志，是一個性情遲緩的人，我每回看見總好像都碰着他剛剃了頭。他的弟弟却和他相反，頭髮留得很長，一塊手帕總拿在眼睛上擦；那眼睛也可怪，隨時都是紅的，有病。他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恐怕堂姊也不知道；她一提起他來就叫“張老二，”她的丈夫却省却了一個姓，只呼他“老二。”遠志的丈人大約有三十歲，牙齒長得不齊，平常不說話的時候也有幾瓣露在外面，他們說這是小時候不留心，吃了

沒有炒熟的生南瓜子所致。他們的父母早死了，在祖父的蔭蔽之下。他是一個有錢的，吝嗇的土財主，並不因為他的年齡而影響及他的健康，因為他已八十歲了，精神還很好，扶着拐杖能走很遠。他是一個愛說話的人，一見我便說：

“來了啊？”像是疑問，又是驚奇。

我用點頭代說話。

“還不上學呢，少先生。（他叫我少先生）聽說城裏的學堂都快開課，你那一天動身？”

我最怕同他說話。其一，我知道他已上了年紀，耳朵已失了作用，同他說話是怪麻煩的，你必得把筆拿來寫在紙上，或者用指頭蘸着口沫在桌上畫字給他看。其二，雖則只消寫一兩個重要的字他便可會意，但接着他的答語是這樣的冗長，議論又這樣的虛無漂渺，弄得你半天茫茫無主，好像有什麼人在你腦裏塞了一大團木匠用鑿子推出來的爆花。

其三,我最怕聽他的統計,那只消一兩個不重要的字便可以使他推算出一大張表的。

我僅只微笑,極力避免可以引話的事項。
他抽上一支葉子烟,說:

“近來什麼都貴啊,連葉子烟也抽不起。
城裏怎樣你一年用多少錢,少先生?”

不能再緘默了;堂姊代我在桌上畫了三個字:“一百二。”

“一百二十釐還是一百二十塊?我看還是住宿便宜一些。譬如說吧,伙食一月三塊,頂好了,要不了這許多,學費一年十二塊,宿費十塊,衣服,鞋襪,家裏自己做好送來,書不用買,抄講義或借着看。這樣我算——十二塊加十塊,再加九三二十七塊……………再就是剃頭和燈油了……………一共不過……………”

“唔,差不多…………?”

“累不累躺一躺罷!”

他把那客廳裏平床上的枕頭理一理,便

半側地躺着，一隻脚蹺起，就在鞋底上抖烟灰。

我比較的喜歡太姻伯母。她是太姻伯續弦的夫人，大約在四十歲的時候，現在已有七十歲了。她自己沒有生孩子。她一直到此時還是母性十足的女人，非常喜歡堂姊的小孩，對堂姊也很好。她總是愉快地微笑，低聲地說。

“你又在那裏發焦了。年青人是不行的。”

她一看堂姊打孩子總說。她從老祖父那裏偷錢來給堂姊；有時在廚房裏私自煮好幾個鷄子，便走到堂姊屋裡。

“你吃罷？家裏沒有別的東西。”

“要，你也吃。”

“我不會，你祖父常說我像一只麻雀，嘴細得很。”

這家裏也有些奇怪。無論是剛來或是這裏住久了的人，一看就覺得他們太不調和，相差得太遠。但他們總不分開。老祖父本

有兩個兒子，在他的次兒，就是堂姊的丈夫的父親，死的那年，他把財產分成兩半，自己的老夫妻却不提“養贍，”僅只在長子和這邊三個孫子處吃“零供，”每邊一個月，輪流掉換。他自己就管掌着他的孫子們的財產，這在他那沒有縫隙的手裡確是一天比一天增長。

我常詫異着他們吃飯的情形，以爲老夫妻倒不如提點錢財，自己請人弄飯吃的好。在客廳裡擺着一張可以坐十二個人的圓桌子，但只有四五個人吃飯。這家裡的規矩女人吃飯在裡邊，男子呢，就是廚子和僕人也是和主人一桌吃的，在外邊的客廳裡。

在飯桌上，老祖父總是問廚子：

“大少爺呢？怎不來吃飯？”

“他病了，說是頭裏不舒服。”

這一回是大少爺“病”了，趕下一次：

“三少爺呢？”

“先前還看見在那裏洗澡，怕是跑上場去。

了罷？”

再下一次就該是二少爺了，他剛在別處吃了回來，不能再吃；或者脾胃不開，扒兩口飯就跑了。

這原因就是他們都怕見祖父，他愛罵，好發議論；而且菜也很難吃，倒不如在自己的房裏弄點東西，反正五更雞的火熊熊的響，祖父也是聽不見。他就難看見他們！有時他有事要找他的孫子，在院子裏用着嗚喉嚨叫，也總沒有回聲。聽見他的拐杖在地上索索地敲，愈來愈近；他咳着嗽，還吐了一口痰，這時堂姊就把門簾放下，門也半掩着。

“老三！老三！”

他在門上摸了一會，又拖着拐杖走了。

堂姊靜嘿半晌，叫我：

“你把那門依還關着，屋裏悶得很。”

我笑着把門開了。坐在床沿剝着堂姊遞給我的焙乾的荔枝。我詫異什麼呢？祖父

最省錢，他那裏看得慣，忍得住不罵呢？我從不會看見一個像他樣愛惜金錢的人。人們爲着某種目的愛錢，倒是常有；錢是人總愛的，就因爲他有用處，能滿足我們的慾望。但他的愛錢並不如此，他愛錢就因爲牠是錢！再沒有比他更仔細來藏放金錢的人了。一文一個的小錢，他不像別人樣用串子來穿，把牠們都打散來放在櫃子裏，這樣即使有人來偷，有賊來搶，任你把衣袋的荷包都塞滿，還加上兩手，一個懷兜，至多無非拿去兩釧！每年把倉穀摸來的許多銀兩，他不用來買地，只把牠們都埋在地下。誰知道他埋在棗子樹下或毛房側邊呢？他是不讓人知道的，甚至就是那“老婆婆”他的妻子；他這樣稱呼她。

堂姊對我說：

“將來祖父死了分家，反正誰分得這所房子誰發財！”

“沒有人看見他把銀子埋在何處，怎能發

財呢?”

“傻的!那還不容易!你不聽見母親說過嗎?祖父要死的那些天,總是亂嚷,叫家裏人打兔啊,打死那隻白兔!牠到處亂跑,打死牠,嚷得久了惹起好奇心,大家隨着他的手指處用鋤頭在地下剗,就剗出一千兩銀子。銀子埋在地下就會看見白兔的。真像活的白兔,到處跑來跑去。”堂姊有些出神,彷彿在眼前已看見白兔跑,真像活的。

在這樣家教謹嚴之下,自己掙“私房錢”是何等艱難,但堂姊的大哥却很有錢。那“和尚”真有錢,他們說。他從祖父那裏偷來的錢,或是自己經手賣穀的“賺項,”都存放在他妻子的娘家,用她娘家的名義來買田地;他們詛咒他,說他將來總有那一天,娘家全盤不認賬才好。到那時只落得活該,一個也撈不着,那撈什鬼!

我住在這家裏,心想着學校快開學了,有

些焦急；堂姊却留住我，我在這裡也不少事做；堂姊總拿起她的家庭百寶全書來問我些不認識得的字；晚間她的丈夫又要常常像是考我：

“那物理學講的是什麼呢？是不是講人身上的心肝脾肺腎？聽說有這樣的科學的。”

堂姊把話岔開，說：

“又在那裏不三不四地問了。好意思！”

“問不得，只許你問！”

“現在的學堂出來能做什麼官？”他又發問了。“像你這樣勤學將來能做什麼官？”

“我不知道。”委實是不知道的。

這時他誤會了我的意思，忽地興奮起來，以為我不屑答辯他的話。他笑着向堂姊說：

“好，我們也念書做官去！”

“蚱蜢官！韭菜的‘韭’字都寫成‘酒’字，還做什麼官啊！”

因為這樣的開頭，他們常常爭吵，堂姊說

話很尖利,弄得她的丈夫喉頭有些吃格,有話出不了口,常要披起衣服往外跑。堂姊一把將他拉住,說:

“我總要打一根鐵練子來把你套在馬桶角裏!看你往那兒跑!”

“說了就鬆,不用請端公!”

有時並不因了爭吵的開頭他也到外邊去。這時堂子也拉着他:

“你又要往那兒去尋白塔!”

“你管不着!”

“管不着?去罷!去!把老人家用挖耳酒進來這幾個錢都輸完才好。好,去罷,用把把拈出去,用掃帚掃出去,往人家那裏送。你怎樣開交啊——你這報應!”

她總叫他“報應。”

“我問你,那回那一張白押是怎樣畫的你這報應,怎樣得了。人家指你的背脊骨!一點點事你就昏了,人家用圈套你也不明白;坐在

桌子上打牌,有女人來給你燒烟,那才愜意呢!叫你畫一個十字在一張白紙上你就畫,我叫你把那堆屎吃了你沒聽見?!幸喜還寫得少,五百錢,這樣,人家會要你的狗命!”

常是這樣爭嚷,把我的耳朵都弄昏。

堂姊住的是中院的西房,一共三間,在頂外間的窗上有一個大洞,他們好久就說要裱糊,但總也沒有裱上;從這洞裏可以看出到她紅眼睛的二哥的房的窗子;那是北房東頭的一間,面積比堂姊的房子大,外表也來得更新,更好看,人會要疑心那房子是近來油漆的。她的二哥的女人是死了的,尚未續絃;許是這原故,他睡得很早。堂姊在黃昏時總不點燈,要等到天黑,或者說,“擲手不見掌,”才把燈油加上;這時候二哥的房裏已熄了燈火了。

一天夜裏,過了他的照例的睡眠的時候很久,從我那窗孔上還發現他的房裏有燈火,雖然那火焰是很小,看來就像沒有一般。

這是例外。我向堂姊說：

“奇怪，他今晚還沒有睡。”

“又喝了猴三尿罷？”堂姊說。

話很快就證實，堂姊的貞妹也例外的走來了。我知道她已有二十四歲，但還未嫁人，這是在鄉村不常有的。我見她還是初次，羞怯罩上她的臉了，在燈光下我還看出她臉上有這樣陰沉的表情，彷彿誰罵過她。

“怎樣？又要發母猪瘋了麼？要說有一點影響，快要幹成了。”

“又醉了！”她說。“快來看罷。”她拉着堂姊的手走去，我也不怕堂姊禁止我，跟去。

窗下，燈火是比先前更小了，聲音却大着：

“啊，誰害了你！冤家！我從來不曾~~~~~那個守一輩子寡的！嗚~~~~~啞！”

“嗚~~~~~啞！”

“嗚~~~~~啞！嗚~~~~~啞！”

“喔——喔——喔”在哭聲中他喘不過氣。

祖母也聽見跑來；大家都在窗下聽。堂姊叫她的祖母進去勸。

“哎小，小~~~~啊！怎的門也關着。打開，我來。要喝糖水罷？”祖母叫他是“小，”聲音有些變，有點像英文的“shire”了。

我問堂姊是怎麼一回事，她用搖手代答話，叫我聽。

在轉回堂姊住室的走道上，我才聽出了。

那紅眼睛的二哥死了女人，他很傷心，或者爲了這傷心他才去喝酒，或者是喝了酒更傷心，這因果我不明白。他總說他的女人是真妹給他害死的，爲了這原故，他千方百計阻止真妹的字人，所以她現在二十四歲了，我說過。

他是要看她“守一輩子寡”的。

到了堂姊的住室，真妹也先在，很是難過。

“真妹怎樣又不高興？”堂姊勸她。“過些日子他就會好的。婆說有點影響，不久他就要幹成了。”

“他總要說他的女人是我害死的!”

“由他說去罷,只求問心無愧。”

“她病的時候我替她端藥,那倒是真的。藥是醫生開的,又不是我出的方子,這還要怪我!啊,我受的氣也不少了。”

“是呢,誰不知道。”

“那回她在的時候,一個人在房裏,不知做什麼。我想,姑嫂間平時有說有笑,就好玩地把門給她反扣上了。她出不來,就大生氣,說是誰要來替她那一角,就請來罷,不用討厭!這話我實在受不了!她不知還對她的男人說了些什麼,他就疑心說我要害她!”

這擾攘到第二天還沒有休止。在客廳裏我看見廚子和老媽交頭接耳,好像在議論昨夜的事;不一會小丫頭也走來,

“說是要抓油鍋,我不怕!做人就做個乾淨。我幫人二十年了,從來沒人說我半句壞話。”老媽說。

“我陪他到觀音廟賭咒!”氣罩上了厨子的臉了。

小丫頭插嘴說:

“太太說,叫我們想一想,哼,早一點拿出來,不追問。抓油鍋不是玩的,手都要燙脫!叫在那裏拿出來呢?又不是我…………”

“隨她便!真金子還怕火來燒!”老媽子說過就走。

“嘿~~~~!這事情怕我也還有份罷!”我在堂姊的房中聽見她的丈夫說。他把那毛藍夏布短衫抖一抖。“我真是水清魚白,腰包裏半個也不撈。疑到我身上來了!”

堂姊告訴我:那和尚大哥有五百兩銀子私自放在堂屋外邊的廬裏;是初三那天下半夜月黑頭一個人親自放的,連鬼也沒有看見,現在不知給誰偷去了。凡是這一家的人除了他們自己兩夫妻外都有嫌疑。他要叫他們陪他去賭咒,不然就抓油鍋。

這時外邊院子裏又聽見腳步聲；人聲也
嘈雜，飯廳裏那一夥大約又走來了。

“大少爺，你再找一找罷，沒有別人，誰偷
你的！”厨子的聲音。

“這房子裏從來針都沒有掉過一顆！”老
媽說。

“我這些天就跟着太太，半步也未離開！小
少又麻煩，那裏動得了。”這自然是丫頭。

“再找一找！我手臂都摸斷了！”

無疑的這就是大少爺在那里申訴了。

“我去拿樓梯來，再試一試，看那匾縫裏有
沒有？”說着，厨子走了。

我看那扁倒真是一塊大匾，就安置在堂
屋外的兩簷下，距地很高，人的手是摸不到的。

上邊鐫的四個大金字是“百人盈樓”；署
款姓黃，是他們的表親送的。記着光緒二十
二年的時日；大字倒還清楚，小字已有些模糊。

樓梯安置好，老媽和丫頭在下面扶着，厨

子一級一級地爬上。他用手到匾後身去摸。

這時聽見咳嗽聲。大門口出現一支拐杖——祖父忽地走來了！他這一月該在隔壁長子處吃“零供”，此刻正飯後到這邊院子小憩。

小丫頭趕忙把手離開樓梯。在各人的面上都有一種奇怪的表情。厨子摸了一下，掉過頭來，又像做賊一般急忙縮回去了。這時候，如果從各人想藏躲的臉面和偷偷摸摸的舉動證明，說他們個個都偷了那五百兩銀子，就不用到觀音廟賠咒，他們大約也承認的。

“你們又在那裏弄那鴿蛋了！”祖父看着匾歎氣說。

大家鬆了一口氣。

“我早就說過，叫把那鴿子放了，總不信！弄得牠到處拉屎，又不擦桌子，滿桌都是。你們造什麼孽！總要吃那眼屎般大的東西，一百個還裝不滿了一碗。你們也不蟲牙齒！那鴿子多可憐！就讓牠在那匾裏也夠受，還要吃牠。

前幾天聽見吱吱的叫，許是蛇又在那裏吃小
鴿子了。你們這一般東西，什麼沒吃盡！快把
鴿子放了，有耳朵沒有？”

他老人家回頭看見我，問：

“又來了？少先生。幾時來的？”

這弄得我很難答覆，我也不知道我幾時
“又”來的。幸喜他說過這幾句話抽身便走了。

太陽還未沉沒，院子裏靠南面一帶的石
板上還滿灑着陽光。老人走得很慢，拐杖一
顛一拐地，他的背影看來像畫上的土地菩
薩——不像母親曾經說過的管人的生死簿
的白鬚老者“南北斗。”走幾步，他又停住。

地下有兩三團破紙，上面寫得有字蹟。

老人很困苦地僵下去拾起，歎了一口氣，
嘴裏喃喃地：

“只曉得吃！……這時候誰還惜字紙。卻
不怕瞎眼睛。”

這才又咳一聲嗽走了。

第二天晚上堂姊叫我一樁事，弄得我很難辦。她要我替她寫幾張請客帖子。我雖然在中學校裏念書，知道物理學不是講心肝脾肺腎的；但沒有學過寫請客帖子，學校裏實在沒有這一門功課。

我開始推口了。

“那寫來有什麼用？你又不請客的。”

“那裏不請客呢？趁着祖父這幾天在隔壁吃零供，我要在家裏請一回客。大哥不見了五百銀子，還疑心我們都有份。其實他的錢從那裏來的是掏自己的腰包呢。哄鬼！那‘報應’儉着在外面賭賭錢，拉的賬很多。時常有人來問，弄得我也難對付。我要請一回客，把一切都說清楚。吃人口軟，債主的利息可以少，有時還可以減點老本，反正又不是什麼正經借來的錢。而且，誰不會抹油呢，趁機會我也撈幾個還賬。”

有人來要賬，堂姊又要出去擋塞。外面下

着小雨，她從衣櫃的下層取出釘鞋，坐在椅子上很用力地穿。我看她像很有把握，闔——闔——響，很快的走了。

一路她喃喃地說：

“不是沒有錢，總要好好的說。那些圈套我都懂得。打牌錢，認這麼多的真呢！”

燈下她自己拿起筆來寫字：

“月之二十日正午十二時蔬酌候

駕

張陳氏檢衽

座設舍下西花廳”

這是堂姊給我最深的印象；第二天我就離開他們家。我覺得堂姊很有趣——聰明，伶俐，能幹，算盤比我熟，字比我寫得好，她若是讀書男子官，一定比我做得大。

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陳特漢

從我所住的這東河沿要到弓弦胡同，這路線並不長，沿牆根灰土很大，只消把手絹掩着鼻孔，不過十五分鐘就可達到那里。有時幸運，沒有汽車從面前經過，捲起很大的沙潮，連手絹也可以不用，深深地呼幾口冷氣。我住在這裡的時候就常跑到弓弦胡同去看胡叻月。跨進那悅賓公寓的門檻，我又知道自已是在怎麼個所在了；好冷好冷，不住地搓手；這之間胡叻月總愛拿起火筭來撥爐灰，一面在抱怨公寓裏的夥計。

要我說出原由，我自己也有點發呆，我何

以要去看胡吻月？勉強說，使我感興趣的怕不在乎他的思想，他的生活的方式，他的人生觀；我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想在他那喋喋的雜誌中來消磨我的餘暇。我不用慚愧，我很知道他。他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從他那玳瑁的眼鏡框外他能看出有着好的前途正等着他在。他就生得一副適宜于作事的性情，活潑，伶俐，健談。一眼望去他的屋子雖然弄得很亂，烟捲頭，廢鋼筆尖，信，報紙，擺滿了一桌，那上面還罩上一層薄薄的灰土，但從這昏亂中你可以相信總有一天他會捲起袖子來把這一一整理好；他確有這能力。夥計生不好的火爐在他的手裏就剝剝地燃得很起勁。

我和他熟識，我知道他結過一次舊式婚——我可以不用慚愧地說罷？——但沒有孩子，他和他的夫人也沒有相愛過；在不熟的人面前他就不提起這回事。這並不是說他有心欺騙；他的夫人不適宜於他的思想，他的生活的方

法，他的人生觀；在那玳瑁的眼鏡框外他自能看出有着好的前途等着他在——所以他想有一天他總會再結一次新式婚的。他在大學的哲學班上或者並不打盹，但在房裏他却實在不高興念哲學。在他的書架上哲學書就不多，大抵是詰屈聱牙的中文翻譯；人從那書桌的亂堆上隨時可以發現的倒是一本——

The Poems of Robert and Elizabeth

Browning

一本可以值十二先令的原板書，在那他所常翻讀的“燕子龕殘藁”“漱玉詞”“兩當軒全集”“浮生六記”“髑髏”“結婚的愛”“健康的性生活”的書堆中燦爛地陳列着。

讀的雖是時行的書，但他不是一個時行的“文學青年”——他並不作詩。我們平常說“文學青年”大抵是指那般把“玫瑰”“夜鶯”“心弦”之類的字組成每行字數一般多的詩句的“獨立市橋人不識”的頹廢詩人，或者

連那擅長於寫表兄妹“後花園私訂終身”體的三角式戀愛小說的小說家也可以一併計算在內。胡吻月不屬於這一類；一枝發鏽的筆頭使得他難於在紙上寫字，他的藝術眼光並不很低。早晨送報的到來，他也搶先看那有名的副刊專家編輯的“燕報副刊”，但從他面上的神氣和急急忙忙把副刊拋開就要念“國內要聞”的態度看出，他對於那上邊刊登的文章並不滿意；而且他有時也坦白地說：“這也是詩，呸！”

他不是屬於那些人們中的一個，他們主張“人沒有理由平白犧牲一個人”或者“必要時寧肯犧牲自己”，這樣的事不適宜於他。

他是相信現在有什麼阻礙着他的路，總有一天他會捲起袖子來做事的——不管那“一天”是多麼長遠。在這樣情形之下他沒有閒心來讀書，（他不愛短時間的讀書，但有時一口氣就讀到深夜不睡）整理思考，是不用說的了。

每當我要從他的案頭去取烟捲紙，就有漿糊

瓶,破報紙,花生米之類擋住我的手不方便,我亦想現在似乎的確有什麼阻擋着他的路,才使得他採取這樣的生活的方式,這樣的思想,這樣的人生觀,我便和他說:

“我聽說獨身的人是愛整理的,但你却是一個例外。”

“我原是結過婚的呢,”他毫不遲疑地答。

我懂得胡吻月何以不能捲起抽子來做事的原因了。他把興趣用來集中了在別一方面。比起書本來,他所知道的女人的關係比我要多好幾倍;有若干他觀察得頂透細的事情我竟絲毫沒有瞥見而加以注意。我們平常遇見一對夫婦,他知道他們的關係竟比我要多出這麼多——我只知道他們是夫婦;他却能道出那男的是什麼校的學生,女的從前曾與什麼人講過戀愛,後來在開學生聯合會時才遇見這男子,經了許多波折才與他結婚——有一回因為她要他改變職業事還差一點

鬧翻了之類。在他的公寓裏就住了一家人家，有好幾個女人。他們許是在北京住得不久罷，沒有自己租房，其實並不合算，這公寓房價很高，而他們一家就用了不少屋子。平常要不留心，對於那些女人連外貌也會認不清楚，但他却進一步研究她們的關係：

‘那小點的一個同那男子是什麼關係呢？我看怕未必是兄妹。他對她又頂客氣。但後邊不是租有房子麼，何必緊接着住在他隔壁？而且——面孔也沒有一點掛相。’

終於無法解釋，他又把題目轉在別一方面；說起斜對面房裏住的一位小女孩。她的母親——也許不是母親——常常打她。打本不要緊；但從伊口裏發出的惡意的詛咒簡直不能不令人懷疑伊們是母女。那麼，什麼呢？是繼母？——也未必對。後來許多天也還未能明白，但那小點的一個他却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確實。

“你看,又在那里抱那小孩了,”那小點的一個,正從房裏走出到外邊院子中抱那小孩,他隔窗指着說,“是一個姨太太。那天那小孩叫他是姨媽。有一早晨我看見那男子從她房裏出來,他在那里睡了一夜正預備到別一間去洗臉。”

他把這研究擴充出去,他知道許多的男人,女人,男女的關係;甚至在公園中或什麼游玩處所偶或遇見的女人他有時亦能說明她們的關係。

“就是她!”一天在中央公園他忽而拍我的肩頭說。

“誰呢?”我掉過頭來,面前踱過一位中年男子,身體長得很胖,墨金眼鏡,還有一枝手杖;在他的旁邊有一個女孩子,比那手杖高不到一倍。

“就是她!”

“什麼?”

“忘了呢，Miss金說的那一對——”

這纔使我想起，事情該回到兩個月前去，也是在這中央公園的茶桌上，Miss金所述說的一回事——說是有一位四十多歲的男人娶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她的叔父還是什麼專門學校的教員呢，且她的父親一定要她這樣嫁人，也沒法。我這才再看一看那女孩子。要我怎樣來解說呢，極其不稱的感覺？我看出那女孩子居然有主婦的神氣。她梳着雙髻，玄色裙，每走不幾步便要仰頭看一看那中年男子。

“無論如何，好在，別人是不知道他們是夫婦的。”我說。

“別人怕還以為是父女呢，”胡吻月低聲說過後，那中年男子把右手向那女孩肩上一繞，好像要把她圍抱起來緊靠胸膛，用手杖指示她拐灣的方向，離開花壇，向假山那面去了。

因為這類的事情，我和胡吻月也偶而談

到男女的關係。我知道他對於這類事有不可磨滅的興趣。早秋的一天下午，餘熱尚未退，我又在他的房子裏；我進去的時候大約有六點左右，他正在那裏發起煤油爐子煮麥片。屋裏有煤烟，顯得更雜亂。我看見那小小的火焰也頓時覺得熱了許多。

“怎樣，你不包飯了麼？自己做來吃？門也得開開罷，何不吊上竹簾子？”

“公寓裏的飯誰高興吃。說是九塊錢，他頂多給你四塊吃——四塊半。開門——蒼蠅。那天我在一位同鄉的公寓裏吃飯，夥計端來一碗湯，已喝了一半罷，一位忽然叫道，蒼蠅！把匙子輕輕地撈開了，就格格地又喝兩口，若無其事。是我就辦不到。”他把鍋蓋蓋上，便拖過一把椅子，傍我坐下，問：“說點什麼？”

我有點窘，對坐有一刻鐘。麥片漲了！我催他去弄弄，他有點發懶。

我正窘着沒話說，心想起一件事。我得

着一副對他說的好材料了，因為這也是男女的關係，他所愛聽的。

我低聲地唸，好像是做詩：

“麥片爛了！真爛了！”

先前好像就聽見？我聽見好久了，”

我禁不住發笑。他問我笑什麼。我說，一次我到一同鄉處去，他們夫婦倆正在用晚餐，壺中的水開了很久了。我口渴得很。水開了，那丈夫說。真開了，妻應和着。先前彷彿就聽見？我聽見好久了——他們互相推諉着，沒有人肯去拿來沏茶，還得我自己動手，真有趣。

隔壁的住客鬧得厲害：我又有了好材料。

“怎樣？隔壁——”我問。

“搬走了。誰嫌這公寓鬧雜，又貴，一定要求他搬家。昨天——是前天，大前天上午去看房，下午就搬走了。接着就有人來住，是貴——貴同鄉。”

“哦。”

“媽的個口！這個雜種！說是哪個說！”
他歪着頭把頸項偏來偏去，學着‘貴同鄉’愛用的接頭或接尾的口腔，好像在嘲笑我，加以報復。

“我不是那樣，我說的是十足的北京話，”
我又笑了。

這時候我看見有一個人影子走到他的房前，便對他說有人來找他，我或者可以去了。

他在門旁望了一會，說：“不是的，他就住這公寓裏，就在對面的那一間房。他成天開會，不大在家；但一在家便總是唱。有時唱京調，有時唱古文辭類纂，但最多的還唱那唐詩上‘落葉滿街紅不掃’那幾句。——是唐詩罷？——幾乎天天大聲唱，有時還拍着手。不然便在門外跑小步，從他的房門口跑到我的房門口，來往地跑幾十遍，有時他的捏着的拳頭差不多觸着我的門釺了，好像要進我的房子——那回我

就弄錯，以為他來找我呢，開門出去，只好相互地點一點頭。”

“倒也有趣，他姓什麼？是同學罷？”

“是。姓？——我鬧不清楚，是姓鄧或姓鄭？他對我倒頂客氣，每見面都要叫我聲 Mis-tel 胡。我不知道他的姓是什麼，只好也含糊地叫他一聲，Mis'ser Tcheng’。

忽然一聲——

“飛機！——這個雜種。”隔壁發出。

待到我同胡叻月立在院子中，隔壁的一夥也都跑來，在那里向着天空凝視。有一位還把手遮着額部，眼睛眯着，縮得非常小。

“又有三個 Miss 來找吳齊義”有種更重要的東西引動胡叻月的興趣，他忽然低聲對我說。我回頭來，當先的一位已經跨進吳齊義的門檻，看不清楚；第二個穿着赭色的細花衣服，邊緣還鑲上珠翠；末了的一位是黑色華絲葛旗袍，黑皮鞋，一條白絲圍巾在她肩上發閃

——她給我的印象最深。胡吻月約我仍回到房裏。

“她們來過沒有？”我引動他的興趣。

“來過好幾次了，不是一齊都來。找吳齊義的Miss很多。那當間的一位最常來——當頭的一位我就沒有見過。”胡吻月說到這裏，掉頭望那三個Miss所在的一邊，因為從那裏發出尖利的女性的笑聲，隔窗可望見吳齊義穿着漂亮的西服在那邊說話，同時他的一隻腳踏在門檻上——門是開着——用手杖在一下一下地鑿那門檻，好像他要把牠鑿去。胡吻月仍繼續說下去：“真有意思，人類的這種關係，看看也好玩。還有兩姊妹也常來找他，姊妹都很醜，但人却極忠誠呢。吳齊義却不高興她們，時常要藉故躲避。若是那當間的一位——就是那穿鑲珠衣服的——那里是這樣，一笑就笑到大門口——其實她的面孔還沒有那走第三穿旗袍的那位漂亮，”

他接着又說他有一次回家在舊同學家裏借居過一夜的事；說那同學的夫人的賢惠；她的活潑，她的美麗。她是親自給他的丈夫作飯。每到該發火點燈的時候，她那裏推却，簡直就自己站起來向她丈夫說是該吃飯了罷，笑迷迷地，帶着疑問的孩子氣。丈夫點點頭，她便“做去；”——還客氣說“做得不好呢，不要見怪！”

我因了這做飯的事才想起他的麥片。
他走到爐桌旁揭開鍋蓋說：

“啊，乾了！”便又叫夥計去買東西來預備我們吃晚飯。

我在這秋天搬了家，又正忙着別的事，便很難看見胡叻月。到了開年正月末的一天雪夜，我在一熟地方看見幾個人，他們正在談論胡叻月。知道他在三個多禮拜前就是除夕的那一天繞道搭京漢車出京到日地方去，在那裏他有一位從前邂逅相逢的女友。隨

有信給他，微露了點相愛之意。這封信是舊歷十二月二十六七收到的，那些天京漢車正忙着要載從涿州，良鄉，保府到北京預備年事畢回家的鄉下人；三等車上擁擠不堪，亂得頂厲害；所以他也耐性等了三兩天，一直到除夕那一晚人數特別少，他很有功夫想一想。

“我猜他不會有信來！”

“不至於罷？”

“不至於！你看。如果 Miss 黃向他要好，那他在三潭印月，韜光，雷峰塔下邊忙作樂呢，那有功夫寫信。要不然，他或者在旅館中愁悶呢，那有好心境。所以我敢說無論如何他不會有信。成功了，是快樂得沒有功夫寫信；失敗了，是悲哀得沒臉面寫信。不信等着看！”

“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過黃河。”

我記得有一位想起他出京的情形還發了一點感慨。

我再看見胡吻月是他從江地方帶了他

的新夫人回來在馬神廟附近一個旗人家裏租房組織小家庭的時候。馬神廟這地方學生間的小家庭很多，我也參觀過兩處。胡吻月的家庭也和大多數的一樣，他租了三間南房，一間作寢室，一間作書齋，一間無可無不可地勉強算作會客室兼食堂。這本沒有什麼可怪，男女學生把各人的網籃鋪蓋捲合在一起來過共同生活的時候大抵是這樣。看過幾次他的新家庭，我對牠所得的印象是這也帶着他主人的色彩。最奇特的便是這也像他主人一樣地散亂。屋子都顯得很空洞，近年來買家俱實也不容易，地上還潮濕，有些地方竟發霉了。

但我想總有一天這地方會整理起來的。

“她不會作飯，得雇一老媽子，”胡吻月對我說，看不出一點對他夫人不滿的神氣，“她的父親從小就刻待她，養成她的鬆散的性情。我的性情實在不應該歸入閒散的一流。在

某種情形之下我也會捲起袖子的，譬如說，我心愛的人兒是一團亂絲，但我既然愛上了她，我就得整理，把牠們一條一條地分開。現在我就是發明一個紡車。啊，我從前讀過一本書，那上邊有兩句話說，‘生活一天一天地從指上滑過，但是啊，沒有紡車，’這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

他的夫人黃女士是一體格豐滿的女人，剪掉了頭髮，常穿着旗袍。她雖則每天都顯得忙于照顧事項，但無論她的手怎樣動，腳怎樣走，說話怎樣提高嗓子，總顯得不活潑，伶俐，可以看出‘勉強’的痕跡，不是她的本願。

“我就不愛那樣，”三個月之後她的丈夫在廚房幫老媽切菜去了，她對我說，“我只想自己清清靜靜過些日子。人要那樣能幹做什麼，我倒還太孩子氣。他總愛對我說這樣那樣，一說就是一兩點鐘，像是演說一般。他總是那樣，一想起一點事情便高興，一會又不

高興。看書罷,不看就不看,有時又整天不歇手,我就不能那樣。”

但一會便很爽利,繼續說下去:“其實那老媽她也會作飯,何必自己動手。他總不信就說那白貓罷,牠有時跑來,爬在桌上,或椅上,但只消把牠驅開,豈不就完事,但他總要用棍毒打。”

這些話的印象漸漸地從我的腦筋中自己擦去,後來沒有了,只剩下一句——沒有紡車。胡叻月對於他的家庭有時也鼓起精神來料理過些事項,雖則並不長久便又厭倦。在我的面前他也沒有對他的夫人演說。老媽子倒換過幾次,沒有如意的,但我知道這是他們的孩子來得太早,而母親又不曾料理家務。他的夫人就對我說過,請老媽子實不容易;以前請了兩個,有一個故意把小孩吃的餅乾弄髒,或者把牠掉在地上弄點泥土,或者放進一兩個螞蟻,使主人說聲不要,落得自己吃;

有一個每天領着小孩在外面玩，回來時不是說伊給小孩買了六個銅子的杏仁茶喝，便是伊曾經推着搖籃入中央公園，費去十六枚銅子的門票，後來仔細調查，全沒這回事，伊僅把小孩帶到自己家裏，還給他吃了碎塊的窩窩頭，弄得滿嘴污黑。最後請來的倒誠實，又很愛小孩，但常咳嗽，怕是肺病。

這時候那小孩還不過一歲。他很愛哭，尤其是在他父親面前。遇着他有時生氣，他便惡很很地更生氣，——小孩却在母親懷裏更響了。我從他夫人的談話中知道那小孩却也麻煩；母親因為照顧孩子，便沒有許多功夫來照顧她的丈夫——他却以為這非是，她不應該把愛情完全分給她的孩子。若遇小孩在晚上哭，他尤其不快；這樣是可以阻止他們談話的。

除此之外，我相信我在胡吻月的家庭中沒有看見什麼顯著的變遷了，要不是有一天

的下午，（這時又隔了很久）我從他那案頭取烟捲抽，忽然來了一種神異的感覺。一嚮我還未覺察，我在那里找烟捲沒有從前那麼費事，不必在漿糊瓶，破報紙，廢鋼筆尖，花生米堆中摸索。一嚮我就沒有覺出眼前已沒有障礙物，我可以放手取去。桌面很乾淨，只稀疏地放着一隻小孩穿的襪子，還有一顆頂針，一團絨線淒寂地等着女人的指頭來動工編織。我想這倒也有意思。但那Browning呢？我暗自尋了許久，終於尋不出一點痕跡，而且自從結婚以來胡吻月便不讀詩及和我談男女關係的事也在我心中想起了。我有點寂寞。極平常的事情，我何必要無端苦惱，突然意識到許多神異的感覺。趁吻月和他的夫人都在那邊書齋裏，我立志要把那Browning找一找。拾起報紙又放下；女人的衣服如此，小孩的玩具如此，後來終于還是在那衣箱上面尋出；箱蓋上放着些小孩襪子，汗衫，女外衣

小孩玩的橡皮和尙，女圍牀，那勇健的 Browning 就壓在這下面，一本裝訂得極鮮豔的“香蕪集”在一旁與牠作伴，在對面的書室中，胡月正和他夫人談話。

“羅辛，你想，我們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呢？”

我聽到這一句，想起從前那麼熟知女人的胡吻月，還有這樣的疑問，我有點發顫。女人不出聲，跟着還是他在發問：

“是夫婦，是朋友，是路人，是仇敵？”

“任——什麼——不是！”還是他自己的聲音。

我那能解釋他們自己也說不清的關係；我偷着溜走了。這晚上我自己正坐在燈下想寫點什麼，有人在敲門，暗黑中我亦看得清是——胡吻月。

我開門讓他進來，說了一會，他告訴我要到長沙去教書的事。

我沒有什麼話說，隔了一會才問他：

“你從那裏來？”因為我在他身上已嗅出有酒味，再看，他的臉已微紅。

他說：“前門外頭。”

我說：“啊，你很浪漫。”

我知道他要走了，特地去看他，在他的家裏。進門，在院子中看見那小孩在搖籃裏，老媽在旁邊推着。是在晚上，天空中點綴着不少星點。胡吻月和他的夫人是在內面的房子裏。

“你就不應該問他要多少錢一包。只消說送一包白麪來，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送來再說價錢，不成便請房東來做過對証，是不是？但你偏不那樣，要自作聰明，先問一聲。人家一聽見你道地的杭州音，再添上了二毛五。

再看你那懶懶散散的樣子，又添上兩個二毛。是不是？別人四塊，你四塊四毛五！”

“又在那裏演說了。”我想。

“吻月！”我懶得進房去，叫了一聲。

他出來，向我點一點頭。男房東，一位長着絡繹鬍子的四五十歲的旗人正坐在院子裏，胡吻月便和他說：

“你們買的是四塊是不是？她一開口就上當。人家看她不是北京人。”

“對——哪！”男房東的拖長的聲音，“咱們北京人是得便宜一點兒！”

胡吻月拖過一張椅子來，也坐在院子裏。“這癩癩散散的——”他低聲地說。就從這癩癩散散的一句話中可以尋出痛苦的痕跡。這簡單的六個字便是一團亂絲要費很大的力量來整理，分開，梳正，只是——沒有紡車。

“你什麼時候去？”我覺得不能再是沒話。

“大後天。”

“癩辛呢？”

“留着在這里。過年我或可來看她，不過，耗子鑽牛角！或者，一起去，只是，鬼也要笑出尿來。這就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

“麗辛也並非不可改造，你何必這樣。我看還是一起去的好。你們兩人都互讓一點，你不再演說，她不再小孩子氣，豈不就半天的烏雲都消了麼？”

“她現在還不能去，我要試驗試驗她。早先那邊有信來——他們還以為我要帶家眷呢，這樣漂亮的家眷！——說有一所房子，兩樓兩底的，每月二十塊租錢，問我要不要，便倒便宜，我回絕了。我要試驗試驗她……到底是誰錯。”

麗辛這時從房內走出，站着在[○]台階上不言語，我不知道她想些什麼，但我從她的神氣可以斷定她是不承認自己是錯的。她絲毫沒有認錯的表示。我退開兩步去；抬頭便見滿天星點，夜是靜的，連搖籃內的小孩也休息了。我站立了好一會……。我想起一本新讀的過一本丹麥女作家 KARIN MICHAELIS 的書，“THE DANGEROUS AGE。”那是一本極興

奮的書，作者帶着血淚寫的；作者的心跳一搏，他的手在紙上畫一個字。我站着拍手能譜出那書高亢的音調。什麼時候是人的“危險時代，”我不知道；億萬的人是“壓根兒”就沒有這時代的，引我注意的是平靜的星夜。真的是，“每顆星在我都像是一滴露珠，特地創造來慰我的焦渴。”我真的感到了靈魂之擴張。我微微地噓着這唸得慣熟的話——

“What matter that I have missed the best in life?
Every night I can look toward the star and be filled
with their chill, eternal peace.”

（我失掉了生活中最好的，那有什麼要緊呢？每天的晚上我可以向望星空，充滿他們淒涼的，永久的安詳。）

“你去看一看你自己罷！”胡吻月又在那裏說他的夫人黃瓏辛女士。她不用去看自己，我的眼睛已攝取了她斜着身子站在我面

前的影象：她的頭髮未大梳理，似乎有點亂；旗袍，花格的；一雙平常的花緞鞋，穿得有些變樣了。就是這樣我用我的眼睛拍攝了張一個不修邊幅的然而純真的已生過孩子將近中年的二十六七歲的女人的照片。來了一種奇妙的聯想，這是好久以前忘掉而未憶起過的。有一種低微的聲音對我說道：“又有三個 Miss 來找吳齊義！”立刻就聽見笑聲，顫動的女性的笑聲。而我立刻就從這笑聲中又攝取一張影片：那是走在那三個中最末了的一個——她比那穿綴珠翠衣服的那一個還漂亮——黑色的華絲葛旗袍，黑皮鞋，頭髮蓬鬆，但不必再梳，已燙得有紋，一條白絲圍巾在她肩上披着，起水波紋，她似乎要去赴北京飯店紅燈綠酒中的跳舞會，否則便在這微光的星夜裏，飄飄然化仙去……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我有好久不曾見着胡吻月了,去過的人告訴我說,黃麗辛去送吳吻月上車到長沙去的那一天,在車剛開動之際,她把臉掉過來,用背向着車身,有好一會她還站立那里,車開了很久,她纔慢慢地轉身,一面不住地用手巾拭眼淚……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寒 堡

1926, 9, 25.

寨 堡

I

熊震東近來忽地有些不快，這是不常有的。自從他到這里以來這樣的事在他平靜的心境中發現還是第一次，這思想使他不安。

他詫異着，這忽然襲來的不安與那每天上下午都要在他的窗前踱過手裏持着書信的號房有些關係，於是便決定每當聽見趑趄的號房的足音時不再期待，連頭也不抬。

埋着頭，肘下挾着簾子，號房果然走過他的門前也不進來，拐角去了；他生得一副碩壯的身軀，戴大眼鏡，還套上大袖馬褂，儼然就是

一個“候補道”

但熊震東立刻又自己明白，關於他的信是早已送過，不會再有的了。三天前他的妹妹就從N城的女子師範學校有信給他，信裏說長兄怕人家麻煩，母親也擔憂着吃官司，打算在秋收她畢業後就給她擇期了，叫他替她設法；就在同一的晚上母親也有一封寫得歪斜別字很多的信來。即使號房不再在門前經過，郵政從此停辦，但你總沒有辦法使熊震東不知道他的嫂嫂又在和母親鬥氣，而在秋收後人家就要派人把他的妹子抬走；母親的信中已明明說了。

他想：“不會再有信來，送過了，才接到三天呢。”便即抬起頭來。

他的同事鄭揚谷正從門外向他屋裏走來，熊震東把門打開讓他進去，隨手又關上了。

鄭揚谷從懷裏掏出手巾，取下眼鏡來擦，隨即戴上，把頭埋得差不多都要觸着他的桌

面,眼睛從左至右在桌面上畫一道弧形,問:

“有什麼信沒有?”

熊震東沒有回答,看了他一眼,說“有,”隨手推開抽屜,取出一封洋式信套來說:

“泣雨寄來的,你託他的事又不成功。他在那邊辦的交涉真糟,始終只承認百分之二十五——雜誌減半。詩和戲曲還要賣上了五百部方時付版稅。他看這情形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向你回信,直接寄給我了。”

看完了信,鄭揚谷歎了一口氣,這才說:“還是去還一還那路債罷。”

熊震東推却說:“今天不去了,要在家裏想點事情。”

他又把門打開讓鄭揚谷出去時,他還回過頭來說:

“我希望我以後還能帮你一點忙。我有一個朋友在東方書店任總幹事,只是,怕亦未必——。”

五

熊震東到這裏來也快一年；他是作國文教員——教國文這還是初次，但他教英文却有五次。三年之內就換了五個地方。這大半是他自己看得不適宜，地方太偏僻，接觸得很少，又連太普通的飲食起居也想不到，有一回是學校不要他，那地方倒很好。後來才找到這地方，他決心要平平靜靜地住些時，再要離開這裏時，便不去執教鞭了。

在這學校裏，教員就不多。有一兩個本地人都是教完學就回家，其餘便住在學校裏。

一共不過十個人，有些他連名字也不能知道。有一個姓“朱”的他倒知道，但自從那天以來便漠不相關，還成了仇敵；那天他正站在自己門口，姓“朱”的走來，他乘便問他有課沒有，姓“朱”的答說沒有，他又隨便說一句“你真陡”——却不料姓“朱”的臉陡然紅了，跟着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吵起來。他那裏

知道呢，姓“朱”的不是自己沒有課，是學生驅逐他，從三年級掉到二年級，從二年級又降來教新生，還是沒有好結果，姓“朱”的以為他在諷刺他。還有一位他倒知道，他的名字確乎是“李宗師，”但他就知道也沒有用處，因為人家也不這樣叫他；大家都叫他是“David Copperfield”——這大約是因為他從大學一直到現在老唸這本書，那書上都批滿漢字，但也許第一次還未唸完；書的前半部已被指頭摩得很舊，後半部却是新的。他是北京A大學的文學士，扁皮小帽，銅絲眼鏡，最特別的是他那件馬褂，這不像平常的馬褂一般，邊緣整齊，是縫在裏邊的；這是青布面，白布裏子，高領，袖口是毛的，縫線在釘在距袖口約三分遠的地方。

倒是一位就住在熊震東隔壁的老頭倒有意味；他的年紀和他所教的東西一般古老。

他一個人在房裏也是照鏡子，有時熊震東進去，說一聲“王先生，你今年氣色好”他便要

覆問一句“真的麼？”一臉上顯出高興的神氣，這神氣是只有每禮拜六他的孩子來同他共煮火腿稀飯吃時才有的，那孩子寄宿一個教會學校裏，每土曜日來同祖父一起煮火腿粥吃。

熊震東就同鄭揚谷去還路債。他們兩人平常也散步的，不過這一天走得更遠些，一要到學校附近三里許的古刹，間或亦過江到城市裏去。待到在臨江的城市都炫耀着輝煌的燈火，他們兩人在黃昏的天空下歸來，學校的飯廳上正熱熱地在冒氣。大家並不動手吃。就趁這全校的教員每天可以見面的機會來享受半刻鐘的雜談。學校有幾個月不發薪，每人只每月給四十元“維持費；”伙食的不好，是不用說的。大家由批評飯菜進而研究那在月前成爲問題的大事。

開首總是一位任理化的說：“督辦發的那六萬元什麼時候可以領下呢？”省教育廳

已沒有定款給學校，發薪成爲督辦的恩澤。

這時候教務長便接下去說：“好久就說發，發，終于發不下。早先就聽說是有六萬元的消息，隨後說，已經簽字了，便沒有影響。這還有什麼問題，但他們偏又忙着來研究一個公平的方法去支配！”

青馬褂的 David Cpperfield 想了一想，說：“我看這倒真是一個問題。怎的，竟是以學校爲單位，以教員的人數爲單位呢？這樣我們頂不合算，自們一共不過十個人。”

熊震東也知道他在路債之外還欠別人許多的錢債，但在各地涸跡幾年，到處受人排斥的他，已沒心情留心這類事。別的思想苦惱着他。他正計劃要回去一趟的事，而那沒有交涉成功的出版的事也苦惱地想起：三年前他同他的朋友們曾辦過一個文藝雜誌，後來停刊了，一直到現在還無法繼續；而又時移勢異，天下作文章的人已不多，從前風行一世

的刊物大抵都已絕跡了。

熊震東正計劃着，無論如何，趁妹子假期歸來前要回去一次。

他想：“再不然，人家就要抬走了。還有母親呢？老是讓嫂嫂同她鬥氣？”

III

熊震東有五年不會回家了。追溯起來，還是五年前的夏天他回去過一次，那時他想他在大學裏差一年便可畢業，不如趁此時回去，到時候還可藉着學業未滿爲名跑了出來。

此後一年他便持着學校的文憑作保票到異地謀生去。

他對於故鄉的印象有些朦朧，記不很清楚了。

三年前的春天他自A地方的學校退了職，到P城去看朋友，商量出那雜誌時——那雜誌出了一年就停刊了——一路過C城，心裏倒動

了一動。C城距他的家鄉只有八個鐘頭的火車。這樣順便回去一次比起時地由A地方或P城動身時，路費要輕省得多；比起後者來要省一倍，比起前者要省兩倍半。

啊，那旅館中熬熬的一夜！現在想起來還有一世紀那麼長久。他爲了省錢下車後便在車站附近的旅館中要了一間每天一塊二角錢一天的房子。他自以爲得計，因爲他看那兩塊五角的比起來竟大不了多少。但一睡在牀上他才發覺自己之錯誤；他那能入睡呢，既然他週身都給臭蟲圍攻了？一個人點好了燈預備要在牀上去捉時，他發現倒不如自己多花一塊三角錢去替代這不勝其煩的工作。可是在另一間的牀上，他又是一樣地輾轉反側——

一個人半夜爬起來，捲着被子坐在牀上，在牆上的光影裏就瞧見自己的影子。

遠地一聲火車的汽笛。這像是天樂一

般，警醒了他的迷夢；他猛地跳下眠牀，大叫一聲夥計！還是搬回那一塊二角錢一天的房子！

這時候他明白他不能睡覺的原因了。從這裡只消有八個鐘頭的火車便到某一站，從那里到他的家鄉不過二十里路遠。

但是他不能回去！這叫他自己怎樣解說呢，他也渴想着見他的母親，嫂嫂，妹妹，在燈下和他們談他自己的遭遇，計畫和工作，在倏忽間故他鄉在便是一座寨堡，可是一凝神想去，這座石城便在他的腦中消滅，或者緊閉着門向他拒却，好像他是一個闖入者，要奪去他們的不幸。頓時之間眼裏一脹，他聽見被子上輕微的沙沙的一聲，他疑心外面在下雨。抬頭望去，月光正從窗間射進來——

第二天他就在 P 城一個朋友的屋中談論別樣的事。他是一個自信的，具有同情的朋友；熊震東把昨夜的景象告訴他。

朋友把眼睛望着天花板的極角，又復垂下頭來，好像並不是對他說：“是啊，你看這蠟燭。他旺盛地燃燒着，沒有一點吝。這是多麼悠遊自在呢。快樂就像牠。快樂就是一枝蠟燭，牠燃燒着，牠震盪着，牠就能耗盡我們，用着牠鮮紅的火焰。但是，不行。還得工作——燃燒也是一種工作呢。像一座寨堡一般，工作可以防禦我們。所以，有一個法國詩人就說，快樂燒盡我們，工作防衛我們。”

熊震東靜靜的聽着；以後故鄉的影象便不時從他的腦裏出現，像在是那邊已經給他築好一座堡壘，要張着兩臂歡迎他的加入，可是一凝神想去，便沒有了——踪影全無。

這時節他便想到鄧揚谷和他天天還路債的事；想到他們每天散步的情景；一路上他再聽不見火車的汽笛——那地方只通輪船——只在暮靄蒼茫中盪漾着軍隊裏的喇叭。有一個從P城來教書的女士時常帶着她的學

生在這時遇見他們，但熊震東已不再加以注意，他只留心着有經過的丐婦；他很擔心他的母親。

現在他可以歸去看看她們了。

VI

他帶着極大的希望讓火車一站一站地帶他走近他的家鄉去。火車像一匹戰馬，風馳電掣地向前奔去。這時候他也覺得他成了一位勇士。本來這回歸去大半就為的是解決他妹子的事；她在她父親在世的時候就訂了婚，現在師範學校畢業，人家要迎娶了。但伊極不願意。還有嫂嫂同母親間的糾紛呢——啊，這也得解一解。但是伊們為什麼糾紛的呢他想了又想，像是辯護士努力要搜尋證據。

火車開到那一站了；他下了車換路到他的家鄉去，從這裡只有二十里遠。他決定步

行回去。經過兵災，一路的情形與先不同，他也不在意；這樣沿途沒有熟識的面孔點頭，倒省事。但何以連鎮上茶館也稀少起來？那般地痞，村鄉，惡少都有了職業？他忽憶起那邊寄來的信曾說過這地方出了三個師長，本地的人們羣起附驥，連耕田的人也稀少了。這思想到他腦中了：“如果順利，就辭了職，在這里住下去。故鄉于我都生疏了，本來從前在家的時候就不多。”

他的足走近自己的家了。他覺得有人折毀了他堡壘的一半。那地方與從前兩樣；人在外面敞院中堆積着乾草，還有一匹耕牛在牆邊吸水。他詫異着莫非他家裏自己種地麼？他家裏並沒有可以下田驅牛的人。屋外的雜亂是他從未見過的事——從前，他住在這里時，屋外還有一道短籬，籬邊有花壇，種着各色的花，紅的，紫的，黃的，白的，藍的都有。現在只有家裏飼養的那隻狗對他還依稀認

識。牠最初在牆角吠，一會便奔來，但並不咬他，又搖着尾到牆角一吠。

家裏的清靜！一進門限，他很後悔他像武士一般爲多事了。他家裏本沒有事。妹妹許早就回來了罷，她正同着母親，嫂嫂在鬥紙牌。她們見他自然都高興。

晚上他問母親：“怎樣，我們自己種地麼？”

母親苦縮着臉說：“不是的。誰去種呢？你三哥不是在外面做事沒有回來麼？你賢哥天天在家里嚷他的小孩要吃飯一意思是指你和妹妹多花了錢。我也沒法，由他吃去，他現在就住在鎮上的老屋。可是也不在家，是什麼王參謀請他做事去了，一月有一百塊錢，比你三哥的還多。”

他問：“那麼，隔壁呢？”

母親覆問一句“那個隔壁，”隨即會意，說：“是自己的佃戶。並沒有隔開，就只一道門可通；平時那門就門起來一啊，現在鎖了。那

一回，不知是誰一是用人罷？一把那門打開了，你嫂嫂剛起床，只穿一件汗衫在屋裏梳洗，隔壁的胡二嫂就偷偷跑來，在窗外看，還不覺笑了。你嫂嫂就大不高興，要用鞋底去打她，她說她沒有給人看得的事，但要明看，何必偷偷摸摸呢。你三哥又不在家，誰要人這樣看她。她總要打她，我擋住了。但她總要人家搬家，還同我鬥氣，第二天把小孩扔在家里，哭，自己跑回娘家去打牌。”

熊震東說：“搬了不好點嗎？我們自己把屋子整理起來用。”

母親比即說：“那里成，家里沒有男子。自己亦住不了這們大的房子。而且，沒有一個下力人，不怕強盜呢。並且我有時嘩動亦方便。”

V

熊震東退回他自己的屋子裏，他覺得這

並不是他自己的屋子。他從前曾有過一間屋子，那是他自己的書齋，他自己整理的，現在他們却讓給那塾師住了一那塾師就教他三哥的小孩英明，是一個師範學生也許還未畢業。他只得退居另一間屋子，坐在方凳上用力地想——

想的是那回他路過一場鎮，轎夫要吃午飯，把這轎子停放在一間貧民住室門口。從那陰暗暗的門道看來，那堂屋就是地府；神龕上供奉的也似乎不是“天地君親師位，”而是“惡魔”的神主。幾個婦人在這堂屋內談話；還是正午，但屋內總昏暗，陰黑中的一點光，便是婦人抽水烟的紙捻火。她們許是有了什麼糾葛罷，因為傳來的總是婦人的聲音——“你說句話！”他知道這就是要“賭咒”的意思。——

妹妹進來，問他：“哥哥，我們什麼時候去呢？”

他說：“過幾天。”

“母親呢？這怎辦？”

“母親就在家裏。”

他看見嫂嫂正在那裏，他想去向她說明，但是——何等的瑣屑呢！

嫂嫂却先看見他了。她問：“震弟這回可在家多住一會？我想呢，一個人離鄉背井，總不方便，還是在家的好——本地地方究不同。”

他只好說：“我在外面到習慣了。”他的大侄兒英明正在那裏手裏弄着方塊字，但並不却練習臉，只是玩。他接過來，順手取過一張，上面寫着“玫瑰”兩個正楷的黑字。

他指一指問：“這是什麼字？”

小孩的清晰的口音說：“Wen Kuai，”

他疑心他聽錯了，再問，還是一樣，但聲音却大些：

“Wen Kuai，”

他皺一皺眉，說：“誰教你的？是弟弟教你

的罷？”他笑了。

小孩說：“先生教的，畢先生。”

他拉着小孩的弟弟，正要去舉起來逗弄，嫂嫂却止住他。她說：

“別動他，他有病。”

“什麼病？”

“胡三那東西嗎，喂罐頭牛奶給小孩吃，他總是多給他，她覺得吃多了，小孩的肚裏搖來搖去，很好聽，鑼鑼地響。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成了習慣，小孩的胃的擴張力大，吃飯就吃不飽，不叫他就不知放筷子。”

熊震東把話岔開，對那小孩說：

“東叔叔帶你去，到很遠去，同着姑姑。”他的妹妹便把小孩接了過去。

他退回屋子，從窗上看見妹妹還在那裏；他知道她不久要離家，有點依依不捨的情緒，熊震東亦有點黯然——但每當他立在窗口瞥見妹妹的樣子，他的眼光不禁掉向那邊去。

VI

一月之後熊震東把他的妹妹送到P城安置好預備進女子師範大學後，仍回到這裡來。

他的房子也漸漸熱鬧，有同事的教員來開談；這並不是他把門戶洞開，談的還是那六萬元的問題。

教務長提議說：“我們學校出名字去索罷。”

教理化的首先贊成：“明天午飯時便一一徵求同意。”

連 David Copperfield 也放棄主張說：“就是不以學校為單位，依人數派，我想也是不要緊的。”

談話聲漸漸地響亮，新聘的教公民學的教員也來；他穿着一件淺藍的華絲葛長袍。

大家就研究他，有好幾個都異口同聲地說他的衣服“很有美術上的價值。”

鄭揚谷把眼鏡往鼻梁上一挪，靠在書桌的躺椅上自光自上至下畫了一道直線，大家跟他望去，都笑了。

教務長也不像對學生點名時那般譴嚴，拉一拉 David Copperfield 的袖子說：

“你看，真快！”

David Copperfield 微笑說：“真地，剛才還在說話哪。”

原來那教理化的已在躺椅上睡着了，他的鼻孔打斷，腹部一上一下地起落。

鄭揚谷拿起帽子說：“還是去這一還那路債罷。”

這是他看出的熊震東唯一的變遷，他已不再應允他的邀約——故鄉的影象在他腦裏逐漸朦朧，他在眼前立刻看一座新的寨堡。

他預備要辭職到 P 城去。

有一個可以住下去的鄉村倒也是好事。他想。

沉鐘叢刊

1 爐邊

定價五角

陳煒謨的小說選集。

計收一九二四年的兩篇，一九二五年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四篇；其中有大半都是沒有發表過，第一次印行的作品。篇首有代叙的散文一篇。

2 昨日之歌

定價四角

馮至的詩集。

他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內所作的詩中選出五十餘首分爲上下兩卷。

3 悲多汶傳

印刷中

法國，羅曼羅蘭原著，楊晦轉譯。

羅蘭是現代最著名的英雄主義者，悲多汶傳（Beethoven）是他最著名的一部偉大的英雄傳。非常簡短而又非常有力的將悲多

汝的人格及音樂的偉大表現出來。這真是困苦的人們的良好聖潔的慰藉品。現由英譯本轉譯過來，附有插畫三幅。

4. 不安定的靈魂 定價七角半

陳翔鶴的小說選集。

自作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作品中選出七篇，大半是沒有發表過的。

5. 在世界上 印刷中

俄國高爾基原著，陳崧謨轉譯。

高爾基的著作，大抵可分為三期：1. 自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九年間他都在拚命著他的短篇小說；2. 自一八九九到一九一二年間他努力作長篇小說和戲曲；3. 自一九一三年以後，他開始作自敘傳和回想錄——這是他作品中最成熟的時代。到這時候，他脫掉各種時尚的，主義的界尺，他畢竟成了一個客觀的

作家。這使他的自叙傳成爲從未所有的自叙傳中的一件奇蹟，成了一部極豐富的人物志；這書什麼人都說，就只不說他自己。

“在世界上，是高爾基自叙的三部作之第二部，據英譯本轉譯。全書五百面，篇首有譯者作的短論，附插像一幅。

6. 普魯密修士和約伯 印刷中

楊晦編譯

這本書裏所收的共計是三篇東西：

- (1)『普羅密修士和約伯，』楊晦的散文
- (2)『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希臘的悲劇家 Aeschylus 著的悲劇。表現的普羅密修士怎樣因爲救人類，觸了大神宙斯的怒，被極苦的幽囚於高加索的山野；無論受怎樣殘忍的虐待，却始終不變態度，不爲屈伏，這樣偉大的精神，真是宇宙的光榮！

現根據 Campbell 的英譯本譯成中文。

(3)『約伯記。』約伯因爲他的『遠離惡事,敬畏上帝,』反遭撒但的惡弄,受了人所不能堪的痛苦。

於是他於長期的隱忍之後,發出了憤激的呼號;好像屈原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於是披髮猖狂,行吟澤畔一樣,都充滿着偉大的精神與高潔的心情。

現依照 Moulton 的辦法,將中譯本聖經中的約伯記改編成劇詩的形式。字句上也略有修改的地方。

全書共三百多頁,附有插畫兩幅。附有註釋

7 沉鐘

印刷中

德國,霍普特曼著,馮至譯。

一個藝術家的悲劇。鐘師亨利要從新鑄一座能以在高處懸掛着,把沉睡的四山都喚起回響的鐘,離棄了他的妻子,去享藝術家

的寂寞生活。雖然因爲心與力的疲勞，鐘終沒有鑄成，向着初升的太陽致禮而死去，我們讀着，依然彷彿感覺到他的勝利。全書表現藝術與人生，自然與道德，理想與事實的衝突。這是使霍普特曼列入世界文學中最有名的一部象徵劇。附印有插像。

8 兩角落間的消息 印刷中

楊晦的獨幕劇集。

共八篇。

9 當代英雄

俄國萊芒托夫原著，陳煒謨轉譯。

俄詩人萊芒托夫的一部長篇小說。書中主人公皮喀林常熱切的追求生活，却隨處都是一個厭倦，於消極的外袍裏罩着的是積極的精神；然而終於不得意的飄泊着，且於這種飄泊中死去了！

10 我的大學時代

俄國高爾基原著；陳煒謨轉譯。

這是高爾基自叙的三部作之第三部，內容的豐富，不下於『在世界上』。這是一個關於我們的時代中一個偉大勇敢的人物的早年辛苦的記錄。這是一個最動人，最有趣，最尖刻，關於一個勇健人物之智識的，社會的，哲學的發展之研究。表現是寫實的，眼光是聖潔的，在困苦艱難的面前是一點也不怕的。書中有許多動人的事跡和段落，看後決不會忘記。

11 阪道上

陳翔鶴的小說集。

12 小鬼

俄國，梭羅古勃原著；楊晦轉譯。

梭羅古勃的長篇小說。著者以厭世著

名,在他的這部小說裏,醜惡便凝聚在紙上:人類的卑下,自私,和他們的互相猜疑,一切的暗影都在那斯訶羅陀什鎮上跳躍,都在丕爾陀諾夫身上作祟——但『丕爾陀諾夫相』並不是俄羅斯特有的,丕爾陀諾夫的肖像是表現全人性的對於醜惡傾向,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中,這小說是不無意義的。

13.....

